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卷二十一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注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爲可者疏注際接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際捷也捷與接通說文手部云接交也是際亦交也執持也操也謂諸侯以禮儀幣帛與士相交接其道當操持何心孟子曰恭也注當執恭敬爲心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注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疏注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正義曰音義出却之云正體卻卻字下皆同或作郤誤此謂當从卩作卻不當從邑作郤也文選東京賦云卻走馬以糞車薛綜注云卻退也呂氏春秋知接篇云無由接固卻其忠言高誘注云卻不用退其所交接之禮物而不用即不受也蓋言卻之卻之者卻之至再堅不受也萬章以不受亦是廉以律己何以爲

不恭一說卻之是萬章問卻之爲不恭是孟子答何哉又是萬章問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注】孟子曰今尊者賜己己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疏】注今尊至卻之也○正義曰己問解曰字趙氏以曰是問之之詞問此所賜之物義不義彼必以義對故受之也若不義則卻之矣尊者賜而問其義不義是輕慢之也輕慢故不恭故不問其義不義而不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注】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

受之矣【注】孟子言其來求交己以道理其接待己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言可受也【疏】其交至之矣○正義曰以道謂所賜有名如餽贐聞戒以禮謂儀及其物云受之矣不問其義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注】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己斯可受乎【疏】注禦人至之貨○正義曰尚書牧誓弗禦克奔鄭注云禦彊禦謂彊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然則禦人於國門之外即暴人於國門之外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詩大雅蕩云曾是彊禦彊禦毛傳彊禦彊梁禦善也崧高不畏彊禦疏亦云彊梁禦善之人趙岐注禦人以兵古者扞人以兵曰禦以兵傷人亦曰禦也受禦謂受此所禦得之貨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

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注】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封康叔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譈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則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疏】注康誥尚至康叔○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趙氏以爲周公戒成王封康叔者康誥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鄭注云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成王即位年十三至是六年十八矣十八爲孟侯此伏生書傳略說義也彼文云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見周禮秋官大行人疏伏生書傳秦火以前先師遺義故鄭用之文王世子篇仲

尼曰昔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又云成王幼不能踐阼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是周公居攝以世子禮教成王呼成王爲孟侯不足異也趙岐注孟子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及康叔封而作是亦以孟侯爲成王可知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鄭康成注伏生大傳云孟迎也孟侯呼成王也○注越于至之者也○正義曰尚書康誥云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譈趙氏以越于皆於者爾雅釋詁云粵于於也史記宋世家集解引馬融云越於也越粵通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越于也于猶取也凡民所由得罪以寇攘姦宄殺人取貨也殺于人取其貨冒冒然不畏死刑凡民無不怨之此言不待教而誅者也七月詩云一之日于貉毛傳云于貉謂取狐狸皮也故于猶取也孟子萬章篇引殺越人趙氏以爲殺于人據其解越爲于則越乃假借字當以粵爲正孟子說此經云是不待教而誅者也上文義刑義殺勿庸以即言當先教後殺此言殺人取貨則彊暴之人不可教訓者明不在先教之列說文攴部云敯冒也周書曰敯不畏死殺

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本爾雅昬敃强也盤庚不
昬作勞鄭注昬讀爲敃勉也似鄭所據爾雅與今本
不同康誥敃不畏死孟子作閔立政其在受德敃心
部作忞王氏鳴盛後案云冒昧爲惡自强爲惡義亦
同按趙氏以不知畏死解閔然則謂其冒昧無知顧
殺人取貨罪犯不赦豈有不知者惟知之而故犯之
乃爲自彊閔爲敃之假借知其不當爲而强爲之也
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憝惡也說文憝怨也康誥罔
不憝傳云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篇引書作譈荀
子議兵篇云百姓莫不敦惡法言重黎篇楚懷羣策
而自屈其力李軌注云憝惡也譈憝敦並與憝同凡
人凶惡亦謂之憝康誥云元惡大憝逸周書銓法解
云逆憝自惡是也方言諄憎所疾也宋魯凡相疾若
謂之諄憎若秦晉言可惡矣諄與憝聲亦相近按趙
氏訓譈爲殺以爲凡民無不得殺之與訓怨訓惡不
同譈字說文所無莊子逍遙遊云越人斷髮文身釋
文云司馬本作敦云敦斷也又說劒篇云試使士敦
劒釋文引司馬注云敦斷也說文斤部云斷截也釋
名釋言語云絕截也如割截也然則敦有割截斬斷
之義趙氏讀譈爲敦故以爲殺也禮記樂記云故樂

者天地之命注云命教也是教亦命也說文辵部云遭遇也言部云誅討也趙氏以不待教而誅爲孟子解說凡民罔不譈之義旣凡民無不得殺之則不待教卽是不待君之教命遭遇此殺人取貨之人人卽得而誅討之不待教命而誅故不須辭問國語魯語云魯大夫辭而復之注云辭請也不須請問極言其當討也國語晉語云君有烈名注云烈明也管子心術篇云殺戮禁誅謂之法鹽鐵論刑德篇云法者所以督姦也於今爲烈趙氏以爲烈烈明法謂此不待教而誅之法三代傳之至今猶明顯也遭遇此等之人方且誅討之奈何受其餽以烈烈解烈字又以明字解烈烈猶毛詩傳以洸洸潰潰解洸潰樂記以肅肅雍雍解肅雍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

注 萬章曰今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畝彊求猶禦人也苟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且受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

疏 注萬

章至人也○正義曰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楊氏疏引徐邈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私田本不當稅今履而稅之是為強求孟子時諸侯橫斂有不止於稅畝者矣趙氏第舉此一端以為例耳

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注 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

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取之者爲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爲盜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爲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尚猶可爲況受其賜而不可也**疏**注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正義曰音義出將比云丁毗切云比地而誅猶言比屋而誅也亦毗志切禮記樂記云比於慢矣注云比猶同也後漢書鄭康成傳注云比牒猶連牒也比而誅之即同而誅之比地而誅之即連地而誅之也○注謂非至比於禦○正義曰呂氏春秋重己篇云味衆珍則胃充充高誘注云充滿也楚辭離騷云蘇糞壤以充幃兮注云充猶滿也呂氏春秋求人篇云至勞也高誘注云至大也詩小雅巧言昊天

泰憮箋云泰言甚也泰與大同是至即甚也故趙氏以甚釋至又以大過釋至禮記緇衣云行無類也注云類謂比式方言云類法也什一而稅此法式也充類謂已盈滿其法式乃於法式之外又多取之則是充類而又大甚是爲充類至充類至則是爲義之盡義者宜也盡亦至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當字解義字取稅於民本爲義類但於所當取之法式一爲太甚故爲義之盡趙氏以大釋盡明盡與至其義一也與盜爲非類故不可比於禦湛困靜語云充類至一句義之盡也一句是也近時通解大謂非其有而取一之即爲盜者乃充不取之類至於義之至極而後爲然也○注獵較者至世也○正義曰張氏爾岐蒿菴閒話云古人田獵既畢擇取三等中殺者每等得十以充君庖其餘則與士衆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蓋田時各奮武勇及既獲則公之辭讓而後取也若夫獵較者不復習射唯以所獲之多少爲所取之多少當其獵時自互相攫奪此亦古法變壞之一端然皆用以祭其俎先殊無大過周氏柄中辨正云王罕皆謂較奪禽獸以祭正與下正祭器相應趙義爲長愚謂不特

此也周禮獲禽者取左耳及弊田植虞旗致禽而珥焉言致禽於旗下取耳以較所獲之多少則獵而較獲正禮之所有不得為弊俗故趙說為長楊文采曰還與盧令齊俗也猶但以便捷輕利相稱譽魯俗重禮教君戾泮宮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何至公行攘奪會齊俗之不若乎其意葢在貴四方之異物所得之多且異者則於獻禽時誇耀於衆謂人之莫己若耳非獨較多寡亦較珍異也楊氏此說亦自近理然孟子引此正以較奪禽獸與取非其有一例故舉以相形若作比較解則與取民猶禦豪無干涉下文不當云獵較猶可況受其賜矣尚推求獵較之故大抵出於魯之三家非田獵之百姓相較奪也襄三十年傳鄭豐卷將祭請田子產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因祭而獵惟諸侯得行之而大夫不與焉魯自三家僭竊禮則疑於君祀則豐於昵務以多品異物為觀美於是有田獵較奪之事若謂魯人之習俗如是則孔子為政能使市不飾賈塗不拾遺而獨不能變此陋習乎且庶民有何祭器庶民之祭豈得用四方之食而煩孔子之簿正耶知此則無疑於趙氏較奪之說矣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

言魯人獵較孔子爲政亦聽之而不禁耳非亦從而身爲之也焦氏袁熹此木軒四書說云此魯人皆士大夫奉祭祀者也習俗已然本非禮所得用而孔子不違以小同於俗不汲汲於更張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注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與疏注非欲事行其道與○正義曰韓非子喻老篇云事爲也禮記樂記云事蚤濟也注云事猶爲也檀弓云不仁而不可爲也注云爲猶行也呂氏春秋愛類篇云無不行也高誘注云行爲也行事爲三字義同故以行釋事事道即行道也曰事道也注孟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事道奚獵較也注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注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爲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

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乏絕則爲不敬故獵較以祭也

注孔子至祭也○正義曰趙氏以孔子仕衰世不可遽然矯戾改變其俗先此宗廟祭祀之器且有不正者不獨獵較也若一時旣正其祭器又禁其獵較則卒暴難行故正之以漸先簿正其祭器不卽禁其獵較也音義出簿正云丁步古切本多作薄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經典無簿字惟孟子有先簿正祭器一語孫奭音義云本或作薄則北宋本猶不盡作簿也唐美原神泉詩碑篆書主簿字从艸是唐人尚識字按簿書之簿卽帷薄之薄劉熙釋名釋書契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簿言可以簿疏物也畢氏沅釋名疏證云簿俗字也據漢夏承碑爲主簿督郵韓勅碑主薄魯薛陶武榮碑郡曹史主薄古薄字皆从艸明矣然諸史書並从竹如籍藉之類亦互相通古用笏漢魏以來謂之簿卽手板也蜀志稱秦宓以簿擊頰卽此是已書之於簿謂之簿故先爲簿而書之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

也獵較皆取國中所備若不獵於國中而取珍食於四方四方遠在魯國之外者也則恐難常有而不免有時乏絕轉爲不敬孔子所以不禁其獵較也近時通解則以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卽是陰止其獵較之術張氏爾岐蒿菴閒話云夫子欲革其俗故先簿正祭器使上下尊卑祭有常器器有常品用三鼎五鼎者乃有獸腊庶人只用特牲則所獲兎麋之屬皆不得用而人將漸知顧禮覺其較奪之非此則四方指魯國中之四方若是則孔子簿正祭器正是禁止其獵較不得云亦獵較矣惟正祭器是一事禁獵較又是一事二者相度則祭器不可不正故先正之不以四方難得之食供簿正恐其乏絕不敬則獵較尚不爲無說故姑容之此聖人權衡之當而先正漸正之旨也所以對奚獵較之義謂因此所以亦獵較也

曰奚不去也【注】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爲不去

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注】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爲之正

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見用占其事始而退足以行之矣而若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疏注兆始至治之○正義曰哀公元年左傳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注云兆始也兆其謀永有上始有一成一旅而言是兆之義爲始也廣雅釋詁造本皆訓始故以始釋兆又以正本造始申言之始亦先也先簿正祭器爲之正本造始也以漸止其獵較是欲以次治之也○注而不至而退○正義曰此二句解而不行而後去不見用是不行也儀禮士冠禮鄉飲酒禮注皆云退去也是去即退也謂雖不見用亦示以可行之兆而去如吉雖未形於事而龜筮先見其兆周禮春官占人注云占蓍龜之卦兆吉凶經言兆故趙氏以占言之○注足以至去矣○正義曰此順解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也而後去不遂去也雖不行必爲之兆而後去故不遂也孔子亦獵較己是道不行不行而必先簿正祭器以爲之兆而後乃

退去爲之兆原在不行之後經先言爲之兆故趙氏屈曲申明之此趙氏解經之妙也萬章問云道不行奚爲不去曰不行而不去者爲之兆也所以爲之兆者以示兆足以行兆足以行而君不行所以爲之兆而後去也不行在爲之兆之前已然非爲之兆而君不行也經文與折趙氏得之○注終者至去者也○正義曰詩大雅瞻卬諸始竟背箋云竟猶終也說文音部云樂曲盡爲竟爾雅釋詁云淹久也宣公十二年左傳云二三子無淹久注云淹留也故以三年淹爲留而不去淹留至於終竟三年則得竟事一國未嘗終竟三年之留是未嘗得竟事一國也謂爲之兆而後乃去雖不遽去而亦未嘗久留終於三年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注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

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故宿留以荅之矣疏注行可至道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是所爲行可之仕也桓子以定公五年秉國政嘗穿井得土缶中若羊以問孔子孔子爲司寇溝昭公墓而合之家語謂李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然則是時季桓子實能聽用孔子之言定公十年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注云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十二年公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世家云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於是送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

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然則孔子之仕魯以季桓子不違去魯以季桓子之受女樂故云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注際接至見之也○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孔子在衛衛靈公致粟六萬此固公養之實據然以其接遇有禮不徒能養故曰際可之仕則非公養之仕矣○注衛孝公至答之矣○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春秋史記並無孝公惟夫子於衛靈死後在哀七年當出公輙時亦曾至衛但出公並不謚孝然舍此又別無他公往來疏謂仍是靈公史記春秋年表衛靈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又孔子世家衛靈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此正公養之實據然明明有孝公字豈可不信孟子而反信史記惟尨岐注衛孝公以國君養賢之禮養孔子故孔子爲宿留以答

之其曰養賢之禮曰宿留似古原有成文而邢卿引之者漢去古未遠必有師承未可以今世所見疑古人也翟氏灝考異云衛輒使石曼姑率師距蒯聵於戚公羊傳云固可以距之也輒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以家事辭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檀弓正義謂衛輒拒父而公羊以爲孝子後儒之論且然則當時臣下之諡以掩非想自有之矣若其一人兩諡更無足怪蒯聵諡莊公漢書人表謂之簡公則亦嘗有兩諡趙氏佑溫故錄云諡法解無出衛孝公之卽出公輒無疑出公者特當其出奔在外之稱及後返國稱後元年二十一年卒而諡爲孝史不備耳經每有可以正史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蓋出公繼立時孔子又嘗過衛大約其致粟仍襲靈公之舊而禮遇不深故第爲公養之仕耳宿留詳見公孫丑篇

章指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

有時乎為養【注】仕本為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老而仕者娶妻本為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妻而娶者【疏】注仕本至娶者○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列女傳賢明篇周南之妻云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為貧者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注】為貧之仕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注】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傳曰

魯擊柝聞於邾【疏】注監門之職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注云監門門徒荀子榮辱篇云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楊氏注云監門主門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史記信陵君列傳云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既云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又云嬴乃夷門抱關者也故趙氏以監門爲抱關擊柝者○注柝門至於邾○正義曰說文門部云關以木橫持門戶也趙氏解柝有二一爲門關之木謂即此橫持門戶者也一爲行夜所擊木周禮天官宮正夕擊柝以比之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秋官掌壺氏縣壺以序聚欜野廬氏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鄭司農云擊欜兩木相敲行夜時也引傳云魯擊柝聞於邾哀公七年左傳文行夜即巡夜阮氏元挍勘記云行字如月令出行田原之行經典釋文皆下孟反秋官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注云夜士主行夜徼候者賈氏疏云行夜徼候者若宮伯掌授八次八舍注云於徼候便也則行夜往來周旋謂徼候者也按趙氏以抱關

擊柝爲監門之職則柝即是關若以柝爲行夜所擊則是抱關爲一職擊柝又爲一職柝㮧字通也爲門關之木則擊爲椎之使固爲行夜之木則擊爲敲之使有聲義亦別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注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爲已之耻是以君子祿仕者不處大位疏注委吏至少而已○正義曰周禮地官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

邦之委積注云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少曰委多曰積又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注云主斂何稍芻薪之賦以共委積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注云止猶殺也殺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然則委積爲遺人委人倉人所共掌故以委吏爲主委積倉廩之吏也說文人部云會合也言部云計會也算也天官小宰聽出入以要會注云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宰夫乘其財用之出入注云乘猶計也賈氏疏云計者算法乘除之名出於此也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注云會大計也然則零星算之爲計總合算之爲會說文田部云當田相值也呂氏春秋孟夏紀云必當其位高誘注云當直也直值同直其多少無差故不失也孫氏星衍平津館文稿委吏解云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史記所言正足證孟子周禮遺人掌邦及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之委積地官司徒之屬是其事也司會則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家宰之

之屬孔子正爲遺人之官稱季氏史者時季氏秉國政得專司徒之事孔子爲其屬故季氏史亦魯臣非仕於私家也會計是司會之事所云當者讀如奏當之當謂料量委積上之司會適當國家會計之數不爲季氏求羸餘也故史記則云料量平說文料字解量也料量猶言概量以概平斗斛無浮入也此正對求也爲季氏聚斂附益言之不獨辭尊居卑亦辭富居貧之一端若止以供職爲當則人人能之且國家亦不容有不供職之吏也○注乘田至者葭○正義曰周禮地官圃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注云圃今之苑趙氏苑囿之吏似指此周氏柄中辨正云毛大可曰苑囿囿人所掌祇游觀鳥獸之事並無牛羊亦並不芻牧考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杙也所以繫牛凡牧人掌牧六牲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必授職人芻豢之史記謂之司職吏其又名乘田者以公牛芻豢皆佝田中事也愚按古乘與甸通毛說良是引詩者毛詩召南騶虞篇文傳云茁出也說文艸部云茁艸初生出地貌詩曰彼茁者葭爾雅釋詁云壯大也茁爲草木生出之名借以形容牛羊故以肥好解之然後引詩以明其本義音義云長張丈切

呂氏春秋論大篇任數篇高誘注皆云長大也故以大釋長長是生長苗是生長之貌苗壯言其貌之肥好而以長字承之猶言其生長則苗壯肥好也

章指言國有道則能者取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注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於所託之國也疏注託寄至國也○正義曰方言云託寄也凡寄爲託儀禮喪服傳齊衰三月章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毛詩邶風式微序云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箋云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孔氏正義云此被狄所逐而云寄者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郲寄衛侯是也喪服傳失地之君謂削地盡者與此別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

侯非禮也【注】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爲寄公也【疏】注士位輕○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古之上士中士下士者皆有職之人也其未仕而讀書講道者通謂之儒周禮儒以道得民魯論女爲君子儒是也間亦稱士如管子士農工商爲四民曾子士不可以不宏毅之類春秋而後有游士處士則皆無位而客游人國者矣孟子所言士亦有二萬章之不託諸侯彭更之無事而食及王子墊所問此無位者也答北宮錡及士以旅大夫以旌前以士後以大夫則並指有位者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注】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受之乎曰受之【注】孟子曰受之也受之何義也【注】萬章曰受粟何意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注】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況於士乎【疏】注氓民也○正義曰詳見公孫

丑篇不言君之於民而言氓者氓是自他國至此國之民與寄之義合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 注 萬章言士窮君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稟貧民之常科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 疏 注周者至科也○正義曰周與賙通周禮地官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注云囏阨飢乏也鄭司農云賙讀為周急之周賈氏疏云讀從論語周急不繼富之周又司稼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注云賙稟其艱阨說文禾部云稟賜穀也廣雅釋詁云稟予也稟貧民之常科謂因民貧乏以穀給予之此常法也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注云周謂給不足也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則云周賜也蓋周與賜義亦通而並舉則各別也○注賜者謂禮賜橫加也○正義曰橫加謂不當賜而賜也 曰不敢也 注 孟子曰士不敢受賜 曰敢問其不敢何也 注 萬章問何為不敢

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注】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爲不恭故不受也【疏】注有職至受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祿位以馭其士注云祿若今月奉也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在官皆有祿呂氏春秋懷寵篇云皆益其祿高誘注云祿食也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注云祿所受食故以祿解食於上之食也既不仕即不當食其祿不仕而受其賜即是受其祿也不仕而受其祿即是以士而託於諸侯不恭即非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注】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輙更以君命將之也【疏】曰君至繼乎○正義曰前章言餽也以禮則孔子受之是君餽之則受之不待復問矣故直以可常繼爲問耳前云爲貧而仕惡乎

宜乎抱關擊柝謂仕有常職以受祿也蓋賜爲餽與祿之通稱前云尊者賜之賜即餽也賜之可受者也此云君餽之粟則受之又云無常職而賜於上以爲不恭賜非餽也賜之不可受者也蓋仕有常職則可受其祿不仕無常職則可受其餽不可受其祿君餽之以惠及氓則爲周以禮下賢則爲交際皆可受者也合上二章其義備矣

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注】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君命煩故不悅也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摽麾也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犬馬畜伋伋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

但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
臣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餽來繆公慍也慍恨也**疏**鼎肉
○正義曰禮記少儀云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注云
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注於卒者末後復來
時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卒終也儀禮燕禮云卒
受者以虛觶降奠於篚注云卒猶後也故以末後解
之據自是臺無餽則此爲末後也據亟餽則此爲復
來也○注摽麾至不受○正義曰音義云摽音杓又
音拋莊十三年公羊傳云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注
云摽辟也時曹子端劍守桓公已盟乃摽劍置地與
桓公相去離釋文云摽劍普交反辟也辟劍置地劉
兆云辟捐也此音與孟子同毛詩邶風栢舟寤辟有
摽傳云辟拊心也摽拊心貌釋文云摽符小反與公
羊傳音異而摽辟同爲拊心則摽正卽是辟與公羊
注同矣毛詩召南摽有梅傳云摽落也此摽乃芟字
之假借因思曹沫摽劍此摽亦芟謂隆落其劍於地
也哀公十三年左傳云長木之斃無不摽也此摽亦
芟也木之長者旣枯斃久之枝格必墜落杜氏注摽

爲擊失其義矣說文手部擘撝也撝裂也一曰手指撝也摩旌旗所以指摩也麾卽俗摩字摩通撝撝訓擘擘卽寤擗有摽之擗擗摽訓捲猶訓擗也禮記禮運云捭豚釋文云捭又作擘孔氏正義云捭拆豚肉拆卽分裂之義說文手部又云拊揗也揗摩也則拊心是以手撫摩其心云擘云摽則當是以兩手分摩蓋怨憤抱鬱之極用手開解之擗亦闢也闢亦開也蓋自上分而落於下爲摽自近分而屏於遠亦爲摽其義可引申而見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自近分而屏於遠也是可推而通矣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周禮吉拜是拜而後稽顙凶拜是稽顙而後拜則凡先稽首後再拜凶拜之類也先再拜後稽首吉拜之類也吉拜拜之常故王于受凶拜拜之異故王不受說文手部云𢷎首至手也古文从二手揚雄說从兩手下首部云䭫䭫首也頁部云頓下首也段氏玉裁釋拜云拜者何也頭至手也頭至手故經謂之拜手凡經或言拜手或單言拜一也周禮大祝謂之空首鄭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何休注公羊宣六年傳頭至手曰拜手某氏注尚書召誥曰拜手首至手皆其證也何以謂之頭至手也說文解字曰跪者所以

拜也既跪而拱手而頭俯至手手與心平是之謂頭至手荀卿子曰平衡曰拜是也頭不至于地是以周禮謂之空首曰空首者對稽首頓首之頭箸地言也拜本專爲空首之稱引申之則稽首頓首肅拜皆曰拜稽說文作𩠐稽首者何也拜頭至地也既拜手而拱手下至於地而頭亦下至于地荀卿子曰下衡曰稽首是也白虎通姓名篇鄭注周禮大祝何注公羊宣六年某氏注尚書召誥皆曰拜頭至地曰稽首拜重手故字從手𩠐重首故字從首也頓首者何也頭卬地也卬者何敂也敂首者何擊也既拜手而拱手下至於地而頭不徒下至地且彼觸之是之謂頓首稽首者言乎首舒遲至於地也頓首者言乎首急遽至於地也是稽頓之別也周禮言頓首不言稽顙禮經十七篇禮記羣經言稽顙不言頓首稽顙與頓首有二數曰無二也何以知其無二也鄭注周禮頓首曰頭卬地也注士喪禮曰稽顙頭觸地也又檀弓注云稽顙者觸地無容卬地觸地之非有二可知矣至地者以首不以顙敂地者必以顙故謂之稽顙亦謂之顙公羊昭二十五年再拜顙何曰顙猶今卬頭矣亦請之頓顙吳語諸稽郢行成於吳曰頓顙於邊何言

乎稽顙稽之言至也其至地與稽首同其以顙與稽首異也荀卿之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顙曰是即鄭君之頭至手曰空手頭至地曰稽首頭叩地曰頓首也周禮大祝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此三者盜拜之經獻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此六者其舉前三者權其吉凶輕重之宜而用之獻他經曰拜手曰拜無曰空首者故知空首即拜手也拜者拜手之省文也禮經十七篇禮記曰稽顙無言頓首者故知周禮之頓首即稽顙也凡言拜手稽首言拜稽首言再拜稽首皆先空首而後稽首也言拜而後稽顙者先空首而後頓首也言稽顙而後拜者先頓首而後空首也言稽顙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拜者常禮稽首者敬之至也稽顙者哀之至也凡祭必稽首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國君稽首於鄰國之君稽首于君夫人鄰國君夫人稽首禮有非祭非君而稽首者特牲饋食禮宿尸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少牢饋食禮宿尸祝擯主人再拜稽首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此皆未入廟之尸也而再拜稽首者鄭重之至以定其爲尸也士昏禮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

妻之父非君也以逆女之事至重稽首主爲授女故
主人不答拜聘禮郊勞賓用束錦儐勞者勞者再拜
稽首受注云尊國賓也又受饔餼儐大夫大夫北面
當楣再拜稽首受幣注云尊君客也下文皆云賓再
拜稽首送幣又下文大夫餼賓賓再拜稽首受是亦
猶上文尊國尊賓君客之再拜稽首也凡行禮必拜
手凡敵者拜手卿大夫互相於一也凡諸侯相於拜
手凡臣於君君於臣皆拜手凡喪必稽顙以拜賓即
頓首也何以謂之振動也鄭曰戰栗變動之拜也有
不必拜手而拜手者有不必稽首而稽首者有不必
頓首而頓首者如文三年晉侯享公公降拜襄四年
穆叔如晉歌鹿鳴之三三拜如雒誥成王拜手稽首
於周公襄九年魯襄公稽首於晉君如昭二十五年
季孫意如稽顙於叔孫昭子昭八年陳無宇稽顙於
樂施公羊昭二十五年昭公子家羈再拜顙於齊侯
是皆謂之振動振動者言非常也因事制宜之謂也
吉拜者何也謂拜之常也當拜而拜當稽首而稽首
是吉拜也吉拜對凶之辭也凡稽首未有用於凶者
也凶拜者何也拜而後稽顙稽顙而後拜皆凶拜也
凡頓首未有不用於凶者也奇拜者何也謂一拜也

奇者不耦也凡禮經言拜不言再者皆謂一拜也經者明言一拜者士相見禮曰君答一拜聘禮曰公一拜送几又賓不降一拜稽首頓首則經未嘗有言再者褒拜者何也謂再拜已上也褒者大也有所多大之辭也凡禮經聘禮少牢饋食禮特牲饋食禮言三拜及僖十五年左傳言三拜稽首襄四年言三拜定四年言九頓首以及婦人之俠拜皆是也肅拜者何謂也舉首下手之拜也婦人之拜也少儀曰婦人雖有君賜肅拜是則肅拜爲婦人之常猶拜手爲男子之常也婦人以肅拜當男子之空首以手拜當男子之稽首以稽顙當男子之頓首○注臺賤至恨也○正義曰臺即儓也方言云儓農夫之醜稱也南楚凡罵庸賤謂之田儓或謂之服臺爲賤稱故官之賤者名臺引傳者昭公七年左傳芋尹無宇曰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服虔云臺給臺下微名也臺次與隸僚僕之下是賤官主使令者故引此以證也論語學而篇云人不知而不慍鄭氏注云慍怨也說文心部云恨怨也怨恚也毛詩大雅綿肆不殄厥慍傳云慍恚也是慍

恨怨恚四字義同趙氏以臺無餽爲繆公心不平子思之言而不使之餽故以爲慍又以恨明之阮氏元校勘記云慍恨也玩此三字似經文有奪抑注文作繆公慍恨也五字今本衍二字耳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注孟子譏繆公之雖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疏注又不能優養終竟之○正義曰趙氏以繆公慍恨子思之言不使臺餽食爲不能優養終竟之近時通說繆公因子思不悅自愧故臺無餽此不能養指上亟問亟餽事非指臺無餽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注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疏敢問至養矣○正義曰此因孟子言不能養而問也

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

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注】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廚宰之人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爲鼎肉使已數拜故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疏】注將者至道也○正義曰毛詩傳以行釋將不一而足趙氏所本也爾雅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注云行之送也是將有行送二義以君命將之卽亦是以君命送之故繼粟繼肉皆以送字明之廩人繼粟廩人送之不以君命送之也庖人繼肉庖人送之不以君命送之也周禮地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天官庖人共賓客之禽獻胡氏匡衷侯國官制考云周禮廩人下大夫二人據少牢大夫有廩人則諸侯當亦有之國語云敵國賓至廩人獻餼是諸侯有廩人也禮記祭統

云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胞者肉吏之賤者也詩簡兮疏云胞即周禮庖人漢書百官公卿表有胞人師古曰胞人主掌宰割者胞與庖同天子庖人中士諸侯當下士爲之凡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趙氏兼言倉廩之吏者粟藏于倉倉人主之廩人之粟亦取之自倉故兼言倉廩之吏也桓公四年公羊傳云三曰充君之庖注云庖廚也淮南子說林訓云祫祭者庖注云庖宰也是庖人爲廚宰之人也說文二部云亟敏疾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人亟分入聲去聲入之訓急也去之訓數也古無是分別數亦急也非有二義趙氏以亟拜爲數數拜又云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優之也毛詩大雅瞻卬維其優矣箋云優寬也國語魯語云獨恭不優注云優裕也優裕是不急數使之亟拜非所以優裕之矣說文丵部云丵瀆丵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瀆業疊韻字瀆煩瀆也業如孟子書之僕僕煩猥猶煩瀆也廣雅釋詁云煩勞也釋言云猥頓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

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注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疏堯之至者也○正義曰此因養以及舉也雖能養仍必舉之乃爲尊賢百官卽廩人庖人之屬牛羊倉廩備則繼肉繼粟不煩瀆矣加之上位謂愼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納于大錄極而至于登庸攝政也

章指言知賢之道舉之爲上養之爲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剌繆公之不宏疏下剌繆公之不宏○正義曰廷琥按孔本宏作閎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注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之於義何取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

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注】在國謂都邑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臣在野野居之人莽亦草也庶衆也衆庶之人未得爲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爲臣則不敢見之禮也【疏】注在國至之屬也○正義曰儀禮士相見禮云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注云宅者謂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此宅者指已仕而罷官之人與孟子言庶人未仕之人有別按宅者謂士之家居而未仕者也可以孟子之言證禮所云若去官致仕終不可爲庶人矣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後漢劉寵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太守之聽事也此可證市井貼在國都言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淮南子本經訓云野莽白素泰族訓云食莽飲水注

皆云莽草也草莽猶草茅也庶衆也爾雅釋詁文釋名釋書契云傳轉也轉移所在執以爲信也是傳有執義音義云質丁讀如贄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腒執雉請見必由將命者傳之故謂之傳贄禮云見於君執贄至下容彌蹙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賈氏疏云此不言民而言庶人則是庶人在官即府史胥徒是也然則自卿大夫士以至庶人在官皆得執摯見君而爲臣孟子所謂庶人未在官者也庶人之摯用鶩趙氏槩舉見君之摯故云執雉之屬括執羔執鴈執鶩而言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注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事君召之見不肯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注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

召之也【疏】注庶人法當給役。○正義曰禮記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周禮地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賈氏疏云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若田獵五十則免是以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是以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此皆法當給役之事也言分則爲庶人言德則爲士往役爲庶人之分往見則失士之節故有義不義之分也君以庶人待之即召之役義所當往君而欲見之則是待之以士乃不師之友之而召之此士所以不往也

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注】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注】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

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注】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況乎可召之【疏】古之人至云乎○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此外惟公羊莊公二十四年傳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何休注曰云乎辭也按云乎是辭則但云古之人有言曰事之豈曰友之語意自了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注】已說於上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注】萬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注】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帛也因章曰旃旂旌有鈴者旌注旄竿首者【疏】注皮冠弁也○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司服凡甸冠弁服鄭注冠弁委貌此田獵之冠也薛氏禮圖以冠弁即皮弁又以皮弁即皮冠此說非是襄十四年傳衛獻公射鴻於囿孫甯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孔疏謂敬大臣宜去皮冠若皮冠即弁則衛獻之不釋皮冠正自應爾孫甯二子何爲而怒乎然則皮弁者禮服之冠皮冠蓋加于禮冠之上田獵則以禦塵亦以禦雨雪楚靈狩於州來去皮冠而與子革語必非科頭也可見去皮冠而仍有禮冠矣以其爲田獵所有事故招虞人以之而禮冠亡不數也或

云天子田獵服委貌諸侯服皮冠亦是臆說○注旂通至首者○正義曰周禮春官司常云交龍為旂通帛為旝析羽為旌爾雅釋天云注旄首曰旌有鈴曰旂因章曰旃鄭氏注司常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郭氏注爾雅云以帛練為旒因其文章不復畫之趙氏解旃既云通帛又云因章兼周禮爾雅言之也郭氏注旂云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是兼司常交龍言之鄭氏注旌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於竿首也是合爾雅注旄首言之趙氏言注旄干首為旌於爾雅增干字言旌有鈴為旂於爾雅增旌字旌則注旄於干旂則繫鈴於干之以旌明旂謂旂繫鈴於干猶旌注旄於干非謂既析旄又繫鈴也周氏柄中辨正云毛奇齡曰此為孟子解當據司常大閱文凡大閱治徒役必有諸侯卿大夫士及州里庶人碩士未有位惟諸侯得召之而侯車載旂故即以旂招士孤卿可招庶人而孤卿載旃故即以旃招庶人思按旂車載旌旂車者五路中之木路田獵乘之巾車云木路以田是也王正田獵則建大麾小田獵則建旌故即以旌招大夫此正所謂以所招之人之物與旃招士旂招庶人一例也陳氏

禮書曰孤卿建旃庶人孤卿之所治者也故招以旃諸侯建旂士君之所禮也故招以旂斿車載旌大夫從斿燕之樂者也故招以旌以此解孟子何不可焉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余既篤信左傳亦間以孟子較之則以孟子爲據如昭二十年齊侯田於沛是也傳言招虞人以弓不合孟子者一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不合孟子者二不引志士不忘在溝壑二語而撰守道不如守官爲仲尼曰爲柳子厚之所駁不合孟子者三此三者既不可信則言昔我先君田各招大夫士者以三其物又豈可信哉皮冠者諸侯田獵之冠故卽以皮冠招掌田獵之人虞人既至先示以期日卽告以田於某所某烝幾虞人芟除其草萊爲可陳之地招之須及早若庶人士大夫皆從公于狩之人周禮大司馬至則立熊虎之旗于期所以集衆故曰以旗致民又曰質明弊旗誅後至者此豈待招而後至者哉孟子緣答虞人以皮冠遂連類而及庶人士大夫平日之招以明各有等威據左傳而謂四招者以皆田御物矣廷琥按趙注旄竿首者孔本竿作干

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

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注】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況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不以禮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注】欲人之入而閉其門可得而入乎閉門猶閉禮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注】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效君子守死善道也【疏】注詩小至道也○正義曰詩在小雅大東第一章底詩作砥孔氏正義云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砮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矢則榦必直砥言周道則

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通也翟氏灝考異云說文厂部厎柔石也重文作砥並職雉切广部厎山居也下也都禮切厎寘砥之本字故禹貢厎柱析城漢書厎礪其節厎礪名號皆以厎爲砥今坊刻經文多上加點與厎下字無別讀者遂誤音如邸並詩之砥字或亦誤爲邸音按厎底並從氏聲義異而音則通禮記王制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雜記云妻視叔父母姑姊妹注並云視猶比也廣雅釋詁云視效也效即法法即則故既以比釋視又以則效解之守死善道論語述而篇文趙氏以引詩君子所履證君子之由是路小人所視證虞人之非其招不往按毛詩本意周道謂周家貢賦賓罰之道如砥言其均平如矢言其不偏君子所履謂君子效法而履行之小人所視謂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所履所視皆謂周道非謂小人比效君子然則孟子引詩以周道如厎其直如矢證義之爲路禮之爲門禮義即道也不獨君子履此道小人亦視此道小人視此道故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也君子履此道故君子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抑君子履之故召之則不往見之也小人視之故庶人不傳質

爲臣不敢見諸侯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注】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爲之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注】孟子曰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人無位而君欲召見也【疏】注孔子至見也○正義曰仕於朝則有爵次之位周禮天官大宰祿位以馭其士是也禮記樂記云樂之官也注云官猶事也淮南子俶眞訓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官職義皆爲事故云位有官職之事事以位別名以事起司某事職以某官爲名故君以官名召之也引詩者齊風東方未明之篇箋云羣臣促遽顛倒衣裳趙氏引此謂孔子不俟駕而朝猶齊臣顛倒衣裳而朝其促遽以應召一也無位則無官職之事故不可召見之

趙氏佑溫故錄云此言亦孟子權以答問而於孔子事君之正固未盡發何也孟子之不見諸侯晉君非其君孟子又仕而不受祿可以不應其召亦孔子仕魯乃本國之君即不當仕有官職本有可召之義所惡乎往見者爲其無因而妄干耳是以庶人不傳贄爲臣所以循其爲庶人若君欲見之而召之方勤邵圍之責豈效汶上之辭吾知孔子必不爲己甚也即孟子亦不爲己甚也

章指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於禮之可伊尹三聘而後就湯道之未洽沮溺耦耕接輿佯狂豈可見乎

疏 接輿佯狂○正義曰楚辭九章涉江云接輿髡首兮桑扈贏行注云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佯狂也史記范睢傳云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云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論語微子篇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集解引孔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注】鄉一鄉之善者國國中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也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爲儔匹也【疏】注鄉一至匹也○正義曰趙氏以一國之善士爲國中之善者而以國中解國字閩監毛三本則作國一國之善者此誤國中爲一國也推之鄉一鄉之善者亦是鄉鄉中之善者以鄉中解鄉字猶以國中解國字也鄉爲鄉中國爲國中故天下爲四海之內蓋取善無窮在一鄉則友一鄉在一國則友一國在天下則友天下趙氏謂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爲儔匹謂一鄉之善士與一鄉之善士友一國之善士與一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與天下之善士友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注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極其善道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頌之故曰頌讀其書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爲上在五帝之世爲次在三王之世爲下是爲好上友之人也疏注好善至人也○正義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因而上友古人此五明友一鄉未足則進而友一國友一國未足則進而友天下友天下猶未足則進而友古人也惟一鄉斯友一鄉惟一國斯友一國惟天下斯友天下何也同在一鄉乃知此一鄉之善士也同在一國乃知此一國之善士也同在今世之天下乃知今世天下之善士也若生今世而上友古人則不同世何以知其人之善故必頌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惟頌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乃可以今世而知古人之善也上下兩節互明如此周禮春官大師注云頌之言誦也頌其詩即誦其詩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誦諷也誦諷

也讀猶書也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倍同背謂不開讀也誦則非直背文又爲吟咏以聲節之周禮經注析言之諷誦是二許統言之諷誦是一也竹部籀讀書也庸風傳曰讀抽也方言曰抽讀也抽抽古通用史記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字亦作紬抽繹其義蘊至於無窮是之謂讀故卜筮之辭曰籀謂抽繹易義而爲之也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諷謂背其文籀謂能繹其義大史公作史記曰余讀高祖侯功臣曰太史公讀列侯至便侯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余讀諜記曰太史公讀春秋譜諜曰太史公讀秦記皆謂紬繹其事以作表也漢儒注經斷其章句爲讀如周禮注鄭司農讀火絕之儀禮注舊讀昆弟在下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是也擬其音曰讀凡言讀如讀若皆是也易其字以釋其義曰讀凡言讀爲讀曰當爲皆是也人所誦習曰讀如禮記注云周田觀文王之德傳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是也諷誦亦爲讀如禮言讀賵讀書左傳公讀其書皆是也諷誦亦可云讀而讀之義不止于諷誦諷誦止得其文詞讀乃得其

義蘊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則互文見義也趙氏祐溫故錄云三皇之世爲上五帝之世爲次三王之世爲下三語當有成文其卽上古中古下古之謂邪然經言詩書固不必遠追書契以前按古人各生一時則其言各有所當惟論其世乃不執泥其言亦不鄙棄其言斷爲能上友古人孟子學孔子之時得堯舜通變神化之用故示人以論古之法也趙氏先解頌其詩而以論世屬之讀其書似頌詩不必論世大戴記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孔氏廣森補注云詩世者誦其詩論其世也周禮曰諷誦詩世奠繫然則詩書俱宜論世趙氏蓋亦以論世兼承頌其詩讀其書而先解頌字繫頌詩下耳

章指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是以仲尼曰毋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注王問何卿也王

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注】孟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爲三卿也【疏】注貴戚至卿也○正義曰貴戚之卿以親而任故云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以賢而任故云有德命爲三卿也 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注】問貴戚之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注】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疏】君有大過則諫○正義曰貴戚必待大過方諫餘則有異姓卿在也○注更立親戚之賢者○正義曰孔本作立親戚之貴者非 王勃然變乎色【注】王聞此言慍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注】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

臣臣不敢不以其正義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注】王意解顏色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注】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不從去而待放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疏】注諫君至國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公羊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傳云放之者何猶云無去是云爾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白虎通諫諍篇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惓惓也言放者臣為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菑咎將至無為留之也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鄭康成詩檜風羔裘箋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此趙注俱用此事按儀禮喪服舊君注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賈氏疏云此以道去君據三諫不從在境待放得環則還得玦則去禮記曲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

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云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又云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孔氏正義云此大夫士三諫而不從出在境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君命若與環則還與玦便去隱義云去國當待放也若一士不待放又云所以待放必三年者三年一聞天道一變因天道變望君自改也然在竟未去聽君環玦不謂待歸而謂待放者既已在竟不敢必還言惟待君見放乃去也此云遂不聽之者謂賜玦也故去而之他國荀子大略篇云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注云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

章指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伊發有莘爲殷興道故云成湯立賢無方也【疏】或遭殃禍○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句疏證云正義作禍殃與韻協○伊發有莘爲殷興道○正義曰音義云丁云言伊尹有莘之媵臣發起于草萊爲殷湯興其王道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疏證云越絕書殷湯臣伊尹伐

夏放桀而王道興蹤史記伊尹爲有莘氏媵臣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按趙氏之意謂以貴戚爲卿致于易位是爲禍殃不若任賢以異姓爲卿三諫而去無易位之禍也引伊尹者言異姓出自草萊有益於國良于親近貴戚也

孟子正義卷二十一終

姪廷琮瑚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二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

孟子卷第十一

告子章句上凡二十章 注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之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疏 注告子至題篇○正義曰趙氏以告子名不害蓋以爲卽浩生不害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浩生複氏不害其名與見公孫丑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自各一人趙氏偶於告子篇誤注曰名不害且臆度其嘗學於孟子執弟子問者毛氏奇齡亦以趙氏爲錯胡氏煦篝燈約旨云告子于孟子之弟子也後來荀楊如性惡禮僞善惡混之說皆各執一

見終身不易而告子則往復辨論不憚煩瑣又且由淺入深屢易其辭安知最後無復有言不既曉然於性善之旨乎今人謂告子諸章皆告子之言其言固屢易其說矣安有自謂知性會無宗論猶向他人屢易其說者也屢易其說則請益之辭也今觀其立言之叙其始杞柳之喻疑性為矯揉此即性偽之說也得戕賊之喻知非矯揉矣則性中有善可知矣然又疑性中兼有善惡而為湍水之喻此即善惡混之說也得搏激之說知性本無惡矣則又疑生之謂性此即佛氏之見也得犬牛之喻知性本善矣則又疑仁內而義外及得耆炙之喻然後知性中之善如是其榷而切美且備也今知讀書窮理以文章取功名止耳求寢食不忘辭尊性學如告子者幾無人矣告子之未可薄也顧乃以孟子為闢告子何邪翟氏灝考異云管子戒篇仁從中出義由外作墨子經下篇仁義之為內外也愛利不相為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為內外其為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告子仁內義外之言遠本管子而近受自還于墨子公孟篇二三子曰告子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墨子曰不可告子言談甚辨言仁義而不吾毀又告子受教於墨

之實驗趙氏云告子兼治儒墨非僅泛度爲言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注告子以爲人性爲才幹義爲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爲桮棬也杞柳柜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桮棬桮素也疏注告子至素也○正義曰杞柳植物有枝幹故趙氏以人性爲才幹桮棬是器故趙氏以義爲成器杞柳本非桮棬其爲桮棬也有人力以之也以猶人性本非仁義其爲仁義也有人力以之也非人力則杞柳不可以爲桮棬非人力則人性不可以爲仁義爾雅釋木云棫柜柳郭氏注云未詳或曰柳當爲柳柜柳似柳皮可煑作飲陶隱居本草別錄云欅樹削取裏皮去上甲煎服之夏日作飲去熱此欅樹即柜柳柜即欅也寇宗奭本草衍義云櫰木今人呼爲欅柳葉謂柳非柳謂槐非槐本最大者高五六十尺合二三人抱湖南北甚多然亦不材也不堪爲器

用嫩枝取以緣栲栳與箕唇緣栲栳箕唇即爲桮棬之類故趙氏以杞柳爲柜柳也毛詩鄭風無折我樹杞傳云杞木名也陸璣毛詩草木疏云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粗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是杞柳亦是木名毛傳以樹杞之杞爲木名正指杞柳趙氏言一曰木名引詩以證之者詩在小雅南山有臺第三章傳不釋何物即指樹杞也而釋文引草木疏則云其樹如樗一名狗骨陳氏大章詩名物集覽云狗骨即今絲棉樹按絲棉樹與柜柳固殊此趙氏所以分別之與桮素者爾雅釋木檴落郭氏注亦云可以爲桮器素詩正義引某氏云可作桮圈圈即棬邢氏疏云素謂樸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樸木素也素猶質也以木爲質未彫飾如瓦器之坏然士喪禮周禮槀人皆云獻素獻成注云形法定爲素飾於畢爲成是也蓋桮醆之類飾以彫漆華以金玉未飾未彫之先以杞柳等木爲之質故爲素也禮記玉藻云母沒而桮圈不能飲焉注云圈屈木所爲謂卮匜之屬已可用爲飲則非未成之棬矣方言云桮其通語也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盧辯注云杯盤盎盆盞之總名也蓋桮爲總名其未彫未飾詩

質爲棬因而桮器之不彫不飾者即通名爲棬也運氏顯考異云趙氏訓桮棬爲桮素孫氏音桮爲杯益素與壞杯與坯惟以木作土爲別字體音義則並同也說文繫傳曰杯即孟子所謂桮棬也以桮作杯殊失趙氏訓素本意又云荀子性惡篇工人斲木而成器器生於工人之僞非故生於木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僞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又曰檃栝之生於枸木也繩墨之起於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皆與告子此說正同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注】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子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成桮棬乎將斧斤殘賊之乃可以爲桮棬乎言必殘賊也【疏】注戕猶至賊也○正義曰宣十八年邾人戕繒子于繒穀梁傳云戕猶殘也趙氏引春秋傳者襄二十八年左傳云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是也彼注亦云

戕殘落也易豐卦傳云自藏也釋文引鄭氏注作戕云戕傷也故又以傷明之傷殘則不能完全故以順爲完說文宀部云完全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以全天爲故者也高誘注云全猶順也是完即順也賊害也義與傷同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注】孟子言以人身爲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桮棬也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注】以告子轉性以爲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歎辭也【疏】注以告至之言○正義曰金匱婦人雜病篇云轉胞不得溺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云令胞中略轉略轉猶了戾方言云軫戾也郭璞注云相了戾也廣雅以轉戾釋軫軫是轉削軫義皆爲戾了與戾一聲軫與轉一聲轉木謂矯戾其木轉性謂矯戾其性

矣呂氏春秋孟春紀無變天之道高誘注云變猶戾也故章指云殘木爲器變而後成變亦謂矯戾與轉同義非變通轉運之謂蓋人性所以有仁義者正以其能變通異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則仁也知其不宜變而之乎宜則義也仁義由於能變通人能變通故性善物不能變通故性不善豈可以草木之性比人之性杞柳之性必戕賊之以爲桮棬人之性但順之即爲仁義故不曰戕賊性以爲仁義而曰戕賊人以爲仁義也比人性於草木之性草木之性不善將人之性亦不善矣此所以禍仁義而孟子所以辨也杞柳之性可戕賊以爲桮棬不可順之爲仁義何也無所知也人有所知異於草木且人有所知而能變通異乎禽獸故順其能變通者而通之即能仁義也杞柳爲桮棬在形體不在性性不變可變也人爲仁義在性不在形體性能變也以人力轉戾杞柳爲桮棬杞柳不知也以教化順人性爲仁義仍其人自知之自悟之非他人力所能轉戾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順循也循其理也爾雅釋詁云率循也故周書大匡云州諸侯咸率孔晁注云率奉順也孟子所謂順性即中庸所云率性胡氏煦篝燈約

旨云性相近云者第如云不遠云爾後說上智下愚不說賢不肖原指天資明昧而言蓋賢不肖皆有爲立事之後所分別之品行而智愚則據性之所發而言也人初生便解飲乳便解視聽此良知也然壯年知識便與孩提較進矣老年知識便與壯年較進矣同焉此人一讀書一不讀書其知識明昧又大相懸絕矣同焉受業一用心一不用心其知識多寡又大相懸絕矣則明之與昧因習而殊亦較然矣聖人言此所以指明學者達天徑路端在學習有以變化之耳又以見習染之汗溺而不知返者非其本性然也

○注夫歎辭也○正義曰句末用夫字與論語有是夫善夫等句同故知爲歎辭

章指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爲器變而後成告子道偏見有不純內仁外義違人之端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

疏順夫自然○正義曰孔本作順天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

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注 湍者圜也謂湍湍瀠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一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 疏 注湍者至性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湍急瀨也急則有所分告子以喻人性之無分善不善則不取其急故趙氏以圜訓之廣雅圜圌皆訓圓圌通作篅說文竹部云篅以判竹圜以盛穀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圌以草作之圌團然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云篅讀顓頊之顓漢書賈捐之傳云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顏師古注云顓與專同專專圜貌也趙氏讀湍爲圌湍湍猶顓顓也惟水流回旋故無分東西此以無上下者而言趙氏體告子之意以爲訓精矣毛詩周南葛藟縈之傳云縈旋也音義云瀠字書作瀠余傾切波勢回貌按瀠卽縈也隨物而化謂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也乃孟人性有上智下愚之不移則不得謂隨物而化也

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

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注】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顙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爲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爲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疏】注躍跳至善也○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跳蹶也一曰躍也是躍爲跳也方言云中夏謂之

頟東齊謂之顙是顙即頟也趙氏言人以手跳水手字釋搏字音義云搏張補各切云以手擊水丁作搏音圑通俗文云搏黍爲手圑萾掬其掌以超騰其水義亦可通以杞柳爲桮棬比以人性爲仁義是以人之善由戕賊而成也不順也孟子則明示以順其性爲善以水無分於東西比人性無分於善不善是以人之善不善皆由決而成也皆順也孟子則明示以不順其性乃爲不善兩章互相發明搏而躍之使過顙激而行之使在山猶戕賊杞柳爲桮棬也不順也順其性則善不順其性則可使爲不善而人性之善明矣且水之東西無分優劣而人之善不善則判若天淵決東決西本不足以比人性之善不善決東則東流東必下決西則西流西必下此但可喻人性之善故云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告子始以不順其性爲善既知順其性爲善矣又並以順其性爲不善云杞柳云湍水皆儗不於倫也

章指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眞是以守正性者爲君子隨曲拂者爲小人也【疏】失其至人也。○

正義曰莊子刻意篇云能體純素謂之眞人淮南子精神訓云所謂眞人者性合於道也趙氏言素眞郭象所謂不假於物而自然者也眞之義同於正故上言素眞下言正性詩皇矣篇四方以無拂箋云拂猶佹也言無復佹戾文王者曲邪也邪則不正佹戾則非自然搏躍過顙非水之自然故爲曲拂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注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疏生之謂性○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白虎通性情篇云性者生也論衡初稟篇云性生而然者也說文心部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从心生聲性從生故生之謂性也○注凡物至同性○正義曰物生同類者謂人與人同類物與物同類物之中則犬與犬同類牛與牛同類人與物不同類則人與物之性不同趙氏蓋探孟子之指而言之非告子意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注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也曰然注告子曰然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注孟子以爲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疏注孟子至同邪○正義曰文選雪賦注引劉熙注云孟子以爲白羽之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告子以爲三白之性同與趙氏此注同告子但言生之謂性未見其非若如趙氏說凡同類者性同則不同類者性不同是性之不同亦如三白之不同也故孟子先詰之之得其瑕而後辨曰然注告子曰然誠以爲同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注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疏注孟子至欲乎○正義曰孟子此章明辨人物之性不同人之性善物之性不善蓋渾人物而言則性有善有不善專以人言則無不善故首章不曰戕賊性以爲仁義必明之曰戕賊人以爲仁義次章不

曰性無有不善不善而曰人無有不善惟告子亦云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而性上明標以人故孟子必辨之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性上亦必明標以人性之異乎物已無待言此章則明辨之也禮記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人欲即人情與世相通是此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以所欲所不欲爲仁恕之本人生而靜首出人字明其異乎禽獸靜者未感於物也性已賦之是天賦之也感於物而有好惡此欲也即出於性欲即好惡也物至知知二句申上感物而爲欲也知知者人能知而又知禽獸知聲不能知音一知不能又知故非不知色不知好妍而惡醜也非不知食不知好精而惡疏也非不知臭不知好香而惡腐也非不知聲不知好清而惡濁也惟人知知故人之欲異於禽獸之欲即人之性異於禽獸之性趙氏以欲明性深能知性者矣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劉微字季文號靜春其自爲論云性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豈物之所得而擬哉凡混人物而爲一者必非識性者也孟子道性善亦第謂人而已假如或兼人物而言

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言李氏光地榕村藏稿自記云孟子所謂性善者人性也故既言人性異於犬牛又言犬馬與我不同類又言違禽獸不遠可見所謂性善者惟指人性爲說人性所以善以其陰陽之交五行之秀氣孔子所謂天地之性人爲貴也夫以其稟陰陽五行之全而謂之善則孟子論性已兼氣質矣謂孟子專以天命言性遺却氣質與孔子言相近者異豈其然乎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爲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舉凡既生以後所有之事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爲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滋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氣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雜糅萬變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凡分形氣於父母即爲分於陰陽五行人物以類滋生皆氣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曰天命大戴禮記曰分於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一言乎分則其限之於始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各隨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

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與人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詰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不可混同言之也凡有生即不隔於天地之氣化陰陽五行之運而不已天地之氣化也人物之生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不齊是以成性各殊是以本之以生見乎知覺運動也亦殊氣之自然潛運飛潛動植皆同此生生之機肖乎天地者也而其本受之氣與所資以養之氣則不同所資以養之氣雖由外而入大致以本受之氣召之五行有生克遇其克之者則傷甚則死此可知性之各殊矣氣運而形不動者卉木是也凡有血氣者皆形能動者也由其成性各殊故形質各殊則其形質之動而爲百體之用者利用不利用亦殊知覺云者如寐而寤曰覺心之所通曰知百體皆能覺而心之知覺爲大凡相忘於習則不覺見異焉乃覺魚相忘於水其非生於水者不能相忘於水也則覺不覺亦有殊致矣聞蟲鳥以爲候聞雞鳴以爲辰彼之感而覺覺而聲應之又覺之爲

殊致有然矣無非性使然也若夫烏之反哺雎鳩之有別蜂蟻之知君臣豺之祭獸獺之祭魚合於人之所謂仁義者矣而各由性成人則能擴充其知至於神明仁義禮智無不全也仁義禮智非他心之明之所止也知之極其量也知覺運動者人物之生知覺運動之所以異者人物之殊其性孟子言人無有不善以人之心知異於禽獸能不惑乎所行之爲善且其所謂善也初非無等差之善即孔子所云相近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所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從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即孔子所云習至於相遠不能盡其才言不擴充其心知而長惡遂非也彼悖乎禮義者亦自知其失也是人無有不善以長惡遂非故性雖善不乏小人孟子所謂梏之反覆違禽獸不遠即孔子所云下愚之不移孟子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又言動心忍性是孟子矢口言之無非血氣心知之性孟子言性曷嘗岐而二哉問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而人之精爽可進於神明論語稱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不待習而相遠者雖習不足以移之

豈下愚之精爽與物等與日生而下愚其人難與言禮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畏威懷惠一日觸於所畏所懷之人敢其心而憬然覺悟往往有之苟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日進於智矣以不移定爲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有天地然後有天地之性有人然後有人之性有物然後有物之性有天地人物則必有其質有其形有其氣矣有質有形有氣斯有是性是性從其質其形其氣而有者也是故天地位矣則必有元亨利貞之德是天地之性善也人生矣則必有仁義禮智之德是人之性善也若夫物則不能全其仁義禮智之德故物之性不能如人性之善也使以性爲超乎質形氣之上則未有天地之先先有此性是性生天地天地又具此性以生人物如是則不但人之性善即物之性亦安得不善惟指其質形氣而言故物之性斷乎不能如人性之善雖虎狼有父子蜂蟻有君臣而終不能謂其性之善也何也其質形氣物也非人也物與物雖異均之不能全乎

仁義禮智之德也人之質形氣莫不有仁義禮智之德故人之性斷乎其無不善也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異於其質形氣而已矣自不知性者見夫質形氣之下愚不移遂以性爲不能無惡而不知質形氣之成於人者無不善之性也後世或於釋氏之說遂欲超乎質形氣以言性而不知惟質形氣之成於人者始無不善之性也然則人之生也有五官百骸之形以成人有淸濁厚薄之氣質不能不與物異者以成人品之高下卽有仁義禮智之德具於質形氣之中以成性性一而已有善而已矣如必分言之則具於質形氣者爲有善有惡之性超乎質形氣者爲至善之性夫人之生也烏得有二性哉氣質之性古未有是名必區而別之曰此氣質之性也蓋無解於氣質之有善惡恐其有累於性善之旨因別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理義之性也雖然安得謂氣質中有一性氣質外復有一性哉且無氣質則無人無人則無心性具於心無心安得有性之善故溯人性於未生之前此天地之性乃天道也天道亦有於其形其氣有天之形與氣然後有天之道主於其氣之流行不息者而言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道在於天性生性

不窮因物付物乃謂之命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不若夫天人賦稟之際賦乃謂之命稟乃謂之性所賦所稟並據氣質而言性具氣質中故曰天命之謂性豈塊然賦之以氣質而必先諄然命之以性乎若以賦稟之前而言性則是人物同之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何獨至於人而始善也故以賦稟之前而言性釋氏之言性也所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也是故性善斷以氣質言主實有者而言之人之氣有清濁故有智愚然人之智固不同於犬牛之智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智之端人之愚未嘗無仁義禮智之端是故智者知正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鄉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智智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其心及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

章指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赤

子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麤矣孟子精之是在其中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内也注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内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疏食色至内也○正義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在是性即在是人之性如是物之性亦如是惟物但知飲食男女而不能得其宜此禽獸之性所以不善也人知飲食男女聖人教之則知有耕鑿之宜嫁娶之宜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也人性之善所以異於禽獸者全在於義義外非内是人性中本無義矣性本無義將人物之性同告子始以仁義同比桮棬則仁亦在性外此分仁義言之管子戒篇云仁從中出義從外作朱長春云仁内義外防於此告子亦有本之言

孟子曰何以謂仁内義外也注孟子怪告子是言也疏何以至外也○

正義曰易文言傳云義以方外告子所云義外或同此意故詰之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注告子言見彼人年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於我也猶白色見於外也疏注告子至外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諭大篇云萬夫之長高誘注云長大也禮記祭義云立敬自長始彼長之長指彼人之年長故以大釋之我長長之長指我因其長而敬之故以敬明之長大之年在彼不在我故云非有長於我彼在我之外是長大之年在彼即是外也非有長於我即是從其長於外從其白於外即是非有白於我互文相例也近解非有長於我謂非我先預有長之心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注孟子曰長異於

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者爲有義乎將謂敬老者爲有義乎敬老者己也何以爲外也

疏 注長異至外也○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趙氏讀異於白爲句此答告子猶彼白而我白之語意言長之說異於白之說不相猶也古人文字不必拘拘定以白馬與白人相偶若必謂白字當屬馬上或絕異字爲一句下乃言人之於白馬之白無以異於白人之白文義亦通先斷之曰異而後申其所以異之處正同他章每先曰否而次詳其所以否之實也按孔氏說是也異字斷句即趙氏長異於白之謂也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所謂白馬白人同以爲白可也白無異於白長則有異於長此長之所以異於白也儀禮鄉飲酒禮云衆賓之長升注云長其老者國語晉語云齊侯長矣韋昭注云長老也是長卽老也告子以長爲義而不知以長之爲義故先以白馬白人不異別出長馬長人不同言長人之長必用我心長之分明權在長之者而不在

長者長之既在我心則權度悉由中出安得以義爲外乎長之權全在我安得云非有長於我也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注 告子曰愛從己則己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吾老者在外故曰外 疏 吾弟至外也○正義曰此告子再申義外之說也孟子詰之以長者義長之者義告子固不得云長者義也故又以弟與長分別言之義雖屬長之者乃長之者因長者而生故仍以爲外耳弟同而愛與不愛異是愛之權在我長同則長之無不同是長之權在彼理本不足難以黜然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注 孟子曰耆炙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己

嗜往敬之雖非己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疏注耆炙至遠也○正義曰耆猶愛也告子以愛不同明長同孟子則以嗜之同明長同愛不同攈固由我者炙同情亦出中嗜同則情出於中豈長同而情在於外乎愛之長之皆是以我為悅秦人之弟非吾弟以其親不同故不同愛楚人之長非吾長以其長同故同長秦人之炙非吾炙以其美同故同嗜物亦有然謂炙之同美猶長之同長也知吾所以嗜之者由心辨其美則知吾所以長之者由心識其長若謂湌之同長為外則食之同美亦可謂之外乎告子既知甘食為性故孟子以嗜炙明之孟子告子居齊故以秦楚為遠音義云者本亦作嗜

章指言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注季子亦以為義

外也【疏】孟季子○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趙注未有孟字而疏直以季任當之知當時所據經文實亦未有孟字蓋此與任人食邑之問同在一時觀兩章文勢甚一可見也竊嘗疑季子爲孟子弟子考疑問何不親詣孟子孟子亦何不詣之面命而必遲轉於公都子又疑宋政和五年詔以樂正子享孟子廟孟仲子封新泰伯與公孫丑萬章等十七人皆從祀雖季孫子叔之在疑似間者未嘗缺失而何獨無孟季子今乃知孟子書中本不云孟季子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而學於孟子則孟季子當亦其倫何至執告子之言重相駁難全背孟子殆別一人故注無文與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注】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曰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注】季子曰敬誰也曰敬兄【注】公都子曰當敬兄也酌則誰先【注】季子曰酌酒則先酌誰曰先酌鄉人【注】公都子曰當先鄉人所敬

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注】季子曰所敬者究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疏】注果猶竟也○正義曰國語晉語果喪其田韋昭注云果猶竟也呂氏春秋忠廉篇云果伏劍而死高誘注云果終也終與竟義同果在外非由內謂終竟是義外非內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注】公都子無以答季子之問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注】孟子使公都子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在賓位故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

敬在鄉人也【疏】注言弟至人也○正義曰孟子教公都子折破季子先酌鄉人之說做其說以難之也弟不在尸位則叔父之敬無時可易鄉人不在賓位則伯兄之敬無時可易庸敬斯須之敬因事轉移隨時通變吾心確有權衡此真義內也庸常爾雅釋詁文趙氏佑溫故錄云古禮之稱義可議莫如祭必用尸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為子行也祭而北面事之則父且敬子何況兄弟此不言子獨言弟特取與敬兄對文蓋舉儀禮嗣舉奠之禮祭自君夫人賓三獻既行則有上嗣舉奠以獻尸而後行酬既醉之朋友謂衆賓君子有孝子謂主祭者長嗣也則尸用衆子或從子是其弟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為之裁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酌鄉人敬尸二事皆禮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跡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真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董子曰宜在我而後可以稱義

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此與孟子之言相發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注】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疏】注隨敬至在外。○正義曰季子謂敬因人轉移而中無所主則前言所辨終竟不易也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注】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疏】注湯水至外也。○正義曰湯水之異猶叔父與弟之異冬則欲其溫夏則欲其寒是飲食從人所欲非人隨飲食爲轉移也故飲湯飲水外也酌其時宜而飲者中心也敬叔父敬弟外也酌其所在而敬者中心也孟子言位公都子言時義之變通時與位而已矣孟子學孔子之時而闡發乎通變神化之道全以隨在轉移爲用所謂集義也而告子造義外之說不隨人爲轉移故以

勿求於氣勿求於心爲不動心與孟子之道適相反義外之說破則通變神化之用明矣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嗜食在內與敬長在外正別此何足辨亦何足以服告子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與嗜秦人之炙二句相反使難者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內也何以解之嘗以二者問先仲氏先仲氏曰敬長無人我以長在人耳今嗜炙亦無人我此非人也物也且其無人我而必長人者以長在外耳今嗜炙主愛而亦無人我而惟外是愛此非長在外卽愛亦在外也上言長馬之長異乎長人之長長則人物有別矣此緊承長楚人之長二句曰愛在外與嗜炙在內大別此借仁內以駁義外也一曰以在位而易其敬猶之以在時而易其飲也夫嗜食甘飲者愛也愛亦在外矣嗜炙是同嗜此是異飲嗜炙以仁內駁義外此以義外駁仁內不同

章指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注】公都子道告子以爲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疏】注人性在化○正義曰化變化也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注】公都子曰或人以爲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爲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注】公都子曰或人以爲人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爲君象爲臣不能使之爲善瞽瞍爲父不能化舜爲惡紂

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此二子爲不仁是亦各有性也

疏 或曰性可至比干〇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王充論衡本性篇云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按公都子此問即其說也漢藝文志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七十子之弟子韓非子八儒有漆雕氏之儒世子或其徒與蓋或人二說皆原於聖門而各得其一偏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者也古論語傳曰辟如堯舜禹稷契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詳見漢書古今人表與或人舜象之喻略同〇注紂爲君至不仁〇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

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翟氏灝考異云陸象山集與周元忠書曰以紂爲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史記微子是紂庶兄皆帝乙之子也比干則但云紂之親戚太史公亦莫知爲誰子也今據公都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比干爲帝乙之弟而紂於二人爲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按史記以微子爲紂庶兄溯其所原乃屬呂氏春秋呂氏言宜以難深信殷王兄終弟及者十四其後之轉及兄子惟沃甲一人則凡前王子未嗣立者其孫曾中之嫡系詎不得當元子稱邪箕子未稱微子曰王子孟子書兩稱王子比干二人稱謂同或其行輩亦同故趙氏謂紂與微比皆有兄弟之親若言於紂爲父皆兄弟也此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象山言最爲超卓孟門所聞必當賢於史記讀孟子者似不必因史記生疑也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注】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非邪【疏】今曰至非與○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告子言生之謂性言性無善無

不善言食色性也仁內義外朱子以為同於釋氏其
杞柳湍水之喻又以為同於荀楊然則荀楊亦與釋
氏同與曰否荀楊所謂性者古今同謂之性即後儒
稱為氣質之性者也但不當遺理義而以為惡耳在
孟子時則公都子引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言不同而所指之性同荀子
見於聖人生而神明者不可概之人人其下皆學而
後善順其自然則流於惡故以惡加之論似偏與有
性不善合然謂禮義為聖心是聖人之性獨善實兼
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楊子見於長善則為善人長
惡則為惡人故曰人之性也善惡混又曰學則正否
則邪與荀子論斷似參差而匪異韓子言性之品有
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
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此即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
會通為一朱子云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不同矣然以
其初而言皆不甚相遠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
於是始相遠耳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
而非習之所能移也直會通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
辭論語矣程子云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
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與有

性善有性不善合而於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亦未嘗不兼特彼仍其性之名此則之曰氣稟耳程子又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釋之云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止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據樂記人生而靜與感於物而動對言之謂方其未感非謂人物未生也中庸天命之謂性謂氣稟之不齊各限於生初非以理爲在天在人與其名也說如其說是孟子乃追遡人物未生未可名性之時而曰性善若就名性之時已是人生以後已隨在形氣中安得斷之曰善由是言之將天下古今惟上聖之性不失其性之本體自上聖而下語八之性皆失其性之本體人之爲人舍氣稟氣質將以何者謂之人哉是孟子言人無有不善者程子朱子言人無有不惡其覩理儼如有物以善歸理雖顯道孟子性善之云究之孟子就人言之者程朱乃離人而空論夫理故謂孟子論性不論氣不備若不覩理如有物而其見於氣質不善卒難通於孟子之直斷曰善立說似同於孟子而實異似異於荀子而實

同也孟子不曰性無有不善而曰人無有不善性者飛潛種植之通名性善者論人之性也如飛潛動植舉凡品物之性皆就其氣類別之人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之氣類更無性之名醫家用藥在精辨其氣類之殊不別其性則能殺人使曰此氣類之殊者已不是性良醫信之乎凡植禾稼卉木畜鳥獸蟲魚皆務知其性知其性者知其氣類之殊乃能使之碩大蕃滋也何獨至於人而指夫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者曰此已不是性也豈其然哉自古及今統人與自物之性以為言氣類各殊是也專言乎血氣之倫不獨氣類各殊而知覺亦殊人以有禮義異於禽獸實人之知覺大遠乎物則然此孟子所謂性善而荀子視禮義為常人心知所不及故別而歸之聖人程子朱子見於生知安行者罕覯謂氣質不得概之曰善荀楊之言固如是也特以如是則悖於孟子故截氣質為一性言君子不謂之性截理義為一性訓而歸之天以附合孟子其歸之天不歸理之聖人者以理為人與我是理者我之所無也以理為天與我庶幾湊泊附著可融為一是借天為說聞者不復疑於本無遂信天與之得為本有耳彼荀子見學之不可以

已非本無何待於學而程子朱子亦見學之不可以已其本有者何以又待於學故謂爲氣質所汙壞以便於言本有者之轉而如本無也於是性之名移而之理而氣化生人生物適以病性性譬水之淸因地而汙濁不過從老莊釋氏所謂眞宰眞空者之受形以後昏昧於欲而改變其說特彼以眞宰眞空爲我形體爲非我此仍以氣質爲我難言性爲非我則惟歸之天與我而後可謂之我有亦惟歸之天與我而後可爲完全自足之物斷之爲善惟使之截然別於我而後雖天與我完全自足可以咎我之壞之而待學以復之以水之淸喻性以受汙而濁喻性墮於形氣中汙壞以澄之而淸喻學水靜則能淸老莊釋氏之主於無欲主於寂靜是也因改變其說爲主敬爲存理依然釋氏教人認本來面目教人常惺惺之法若夫古聖賢之由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以擴而充之者豈徒澄淸已哉程子朱子於老莊釋氏旣入其室操其矛矣然改變其言以爲六經孔孟如是按諸荀子差近之而非六經孔孟也謹按禮記樂記云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注云理猶性也以性爲理自鄭氏已言之非起於宋儒也

理之言分也大戴記本命篇云分於道之謂命性由於命卽分於道性之猶理亦猶其分也惟其分故有不同亦惟其分故性卽指氣質而言性不妨歸諸理而理則非眞與孚眞空耳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注**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曰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眞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强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爲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疏**乃若至罪也○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孟子以情驗性總就下愚不移者指出其情以曉人如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爲仁義禮智之端謂人皆有之者下愚不移者亦有也故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正謂下愚不移者皆如是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若者轉語也卽從下文若

夫字生根其情者下愚不移者之情即下文爲不善者之情也曰可以爲善者可不可未可知之辭然而未嘗不可以爲善也若夫爲不善乃其後之變態非其情動之初本然之才便如此也性善之義至孟子言之乃眞透根之論即今日人人可自驗人人可自信其性之無不善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專論習也習與性對言性自性習自習習相遠愈見性之相近也習之相遠也遠於智愚之相移也性之相近也愚者之性未嘗遠於智者也蓋氣稟受質而成人之形其心即具人之性人與物異故性無不善也而不能無智愚之殊者以氣質不能不分高下厚游因而知覺不能不分差等其上焉者智也等而漸下則不智而愚矣愚非無其智也鬱其智而不達則愚智愚雖分性未始不相近相近云者弗無其善之云也然知覺既有智愚之殊而薰習復有邪正之異於是智者習於善則愈遠於愚即愚者習於善亦可遠於本然之愚若智者習於惡則可遠於其本然之智而愚者習於惡則愈遠於智智有等差習而移之下達者可至於下愚移而智者性達而性之善見移而愚者性不達而性之善不見夫豈性有不善哉不

見其善而已矣然則相遠者因習而移其智愚非移其相近之性也智愚每因於習之所移見人不可不謹所習而不得以此罪性也惟夫生而上智之人知覺獨與雖與不善者相習不能移而轉之乎愚其本非上智而移而至於上智者亦若是則己矣而生而下愚之人知覺極庸雖與善者相習亦不能移而轉之乎智其本非下愚而移而至於下愚者亦若是則己矣其不移者非其性之善本有加於人本有損於人也其移焉者非其性之善忍有加於人忍有損於人也夫性未有不相近者也何以知其然也仁義禮智之性其端見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者雖下愚之人未嘗不皆有也由是言之孟子性善之說以情驗性之指正孔子性相近之義疏矣情其善之自然而發者也才其能求本然之善而無不得者也性善故情善而才亦善也誠意之功在毋自欺而毋自欺之事曰慎獨意非私意之謂乃眞好眞惡之情發於性者此眞好眞惡之情人皆有之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者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公都子問性列三說之與孟子言性善異者乃舍性而論情偏舉善之端爲證彼荀子之言性惡也曰今人

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導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是荀子證性惡所舉者亦情也安見孟子之得而荀子之失與曰人生而後有情有欲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給於欲者聲色臭味也而因有愛畏發乎情者喜怒哀樂也而因有慘舒辨於知者美醜是非也而因有好惡聲色臭味之欲資以養其生喜怒哀樂之情感而接於物美醜是非之知極而通於天地鬼神聲色臭味之愛畏以分五行生克為之也喜怒哀樂之慘舒以分時遇順逆為之也美醜是非之好惡以分志慮從違為之也是皆成性然也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故有喜怒哀樂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得遂也情得達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盡美醜之極致大之能盡是非之極致然後遂己之欲

者廣之能遂人之欲達己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無不遂人之情無不達斯已矣欲之失爲私私則貪邪隨之矣情之失爲偏偏則乖戾隨之矣知之失爲蔽蔽則差謬隨之矣不私則其欲皆仁也皆禮義也不偏則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不蔽則其知乃所謂聰明聖知也孟子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謂之心不謂之情首云乃若其情非性情之情也孟子不又云乎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情猶素也實也孟子於性本以爲善而此云則可以爲善矣可之爲言因性之等差而斷其善則未見不可也下云乃所謂善也對上今曰性善之文繼之云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爲猶成也卒之成爲不善者陷溺其心放其良心至於梏亡之盡違禽獸不遠者也言才則性見言性則才見才於性無所增損故也人之性善故才亦美其往往不美未有非陷溺其心使然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才可以始美而終於不美由才失其才也不可謂性始善而終於不善性以本始言才以體質言也體質戕壞究非體質之罪又安可究其本始哉

謹按孟子性善之說全本於孔子之贊易伏羲畫卦

觀象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俾天下萬世無論上智下愚人人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此性善之指也孔子贊之則云利貞者性情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禽獸之情不能旁通即不能利貞故不可以爲善情不可以爲善此性所以不善人之情則能旁通即能利貞故可以爲善情可以爲善此性所以善禽獸之情何以不可爲善以其無神明之德也人之情則何以可以爲善以其有神明之德也神明之德在性則情可旁通情可旁通則情可以爲善於情之可以爲善知其性之神明性之神明性之善也孟子於此明揭性善之指在其情則可以爲善此融會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言而得其要者也說文心部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情陰而有欲故貪淫爭奪端由此起荀子謂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是也情欲之爲不善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即能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此孟子所謂可以爲善也荀子據以爲性惡荀子但知禮而不通易者也孟子據以爲性善孟子深通於易而知乎禮之原也孔子以旁通言情以利貞言性情利者變而通之也

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己之好貨而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因己之好色而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如是則情通情通則情欲之陰己受治於性之陽是性之神明有以運旋乎情欲而使之善此情之可以爲善也故以情之可以爲善而決其性之神明也乃性之神明能運旋其情欲使之可以爲善者才也孔子贊易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爲三才有此才乃能迭用柔剛旁通情以立一陰一陽之道才以用言旁通者情所以能旁通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才也通其情可以爲善者才也不通情而爲不善者無才也云非才之罪猶云無才之罪也蓋人同具此神明有不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爲善此覩乎才與不才才不才則智愚之別也智則才愚則不才下愚不移不才之至不能以性之神明運旋情欲也惟其才不能自達聖人乃立教以達之其先民不知夫婦之宜別上下尊卑之宜有等此才不能自達也伏羲教之無論習愚皆知夫婦之別皆知上下尊卑之等所謂通其

神明之德也使性中本無神明豈教之所能通民之
不知有父但知有母與禽獸同聖人教民民皆知人
道之宜定而各爲夫婦各爲父子以此教禽獸仿不
知也人之性可因教而明人之情可因教而通禽獸
之性雖教之不明禽獸之情雖教之不通孔子曰五
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可以無大過即是可以爲善
性之善全在情可以爲善情可以爲善謂其能由不
善改而爲善孟子以人能改過爲善決其爲性善伏
義之前人同禽獸其貪淫爭奪思之可見而伏羲能
使之均歸於倫常之中瞽瞍之頑象之傲亦近乎下
愚矣而舜能使之底豫信乎無不可以爲善之情也
可以爲善原不謂順其情即善乃若宜如程氏瑤田
之說趙氏以順釋若非其義矣○注若順至性也○
正義曰若順爾雅釋言文情發於外性藏於內故相
表裏性之善不爲情欲所亂性能運情情乃從性則
情可爲善引孝經者喪親章弟十八云孝子之喪親
也哭不依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
不甘此哀戚之情也趙氏謂孝子仁於其親由於天
性而情即從其性之仁爲哀戚是性善務情情則從
之之證也趙氏以若其情爲順其情故反言不順其

情是隨人而强作善者則情非從性矣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注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消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

性其有下愚不移者譬如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
也疏注仁義至我也○正義曰前以情之可以爲善
明性善此又以心之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明
性善也惟性有神明之德所以心有是非心有是非
則有惻隱羞惡恭敬矣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
孟子言性舉仁義禮智四端與孔子之舉智愚有異
乎曰人之相去遠近明昧其大較也學則就其昧焉
者牖之明而已人雖有智有愚大致相近而智愚之
甚遠者蓋鮮智愚者遠近差等殊科而非相反善惡
則相反之名非遠近之名知人之成性其不齊在智
愚亦可知任其愚而不學不思乃流爲惡愚非惡也
人無有不善明矣舉智而不及仁禮義若智於天地
人物事爲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則仁有不至禮義有
不盡可謂不易之則哉發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無
異也說文金部云鑠銷金也國語周語云衆口鑠金
史記索隱引賈逵云鑠消也消鑠我猶云戕賊人以
仁義禮智爲由外鑠我當時蓋有此言如莊子言純
樸不殘孰爲仁故孟子直斥其非而以爲我固有之
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爾雅釋詁云鑠美也仁義

禮智得之則美失之則醜然美在其中非由外飾成我美者也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注譬如至昏也云○正義曰國語晉語胥臣曰僮昏不可使謀韋昭注云僮無知昏闇亂也此與蘧篨戚施僬僥侏儒矇瞍嚚瘖同爲八疾又云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蘧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此言僮昏之人不可教之以善故趙氏引以證下愚不移也周禮秋官司刺三赦曰惷愚注云惷愚生而癡騃童昏者禮記禮器云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生而癡騃童昏既列於八疾則與體不備同故爲被疾不成之人趙氏以下愚爲此癡騃童昏之人則是不移由有疾所以不移也無此疾者固無不可移者矣尤與性善之指合譬如者趙氏自謙未定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注】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夷

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善也疏注詩大至善也○正義曰詩在大雅烝民篇弟一章蒸詩作烝夷詩作彝傳云烝衆物事則法彝常懿美也箋云秉執也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趙氏義與毛同不釋秉義當亦同箋訓執持也趙氏既以法釋則又以有物有則爲人法天是以有物指天有則指人之法天蓋亦如箋物象之說性爲天所命性之有仁義禮智信即象天之木金火土水故以性屬天以六情從五性是以人之情法天之性即前性善勝情情則從之之義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天分以與人而限之於天者謂之命人受天之所命而成之於己者謂之性此限於天而成於己者及其見於事爲又有無過無不及之分以爲之則是則也以德之極地言之謂之中庸以聖人本諸人之四德之性緣於人情而制以與人遵守者言之謂之威儀之禮蓋即其限於天成於己者之所不待學而可知不待習而可能者也亦即其限於天成於己者之所學焉

而愈知習焉而愈能者也是之謂性善孔子釋詩增必字也字故字而性善之義見矣

章指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相懸賢愚舛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疏善惡異衢○正義曰荀子勸學篇云行衢路者不至楊倞注云衢道兩道也今秦俗猶以兩為衢古之遺言與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注富歲豐年也凶歲飢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以飢寒之阨陷溺其心使為惡者也疏注富歲豐年也○正義曰論語顏淵篇富哉言乎集解引孔安國云富盛也呂氏春秋當染篇弟子彌豐高誘注云豐盛也是富即豐也故富歲為豐年○注賴善○正義曰呂氏春秋離俗篇苟可得已則必不

之賴高誘注云賴利也一曰善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嬴賈有餘利也賴嬴也高帝紀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愼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爲亡賴按今人云無賴者謂其無衣食致然耳方言云賴讎也南楚之外曰賴賴取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衛策云爲魏則善爲秦則不賴矣小雅采菽篇亦是戾矣毛傳云戾至也正義云明王之德能如此亦足至美矣鄭注棐誓云至猶善也是戾與善同義又鄭注大學云戾之言利也利與善義亦相近故利謂之戾亦謂之賴善謂之賴亦謂之戾戾賴語之轉耳阮氏元云謂富歲子弟多賴賴即嬾按說文女部云嬾懈也從女賴聲一曰臥也貝部云賴嬴也從貝剌聲禮記月令云不可以嬴注云嬴猶解也解即懈嬾嬴解同義然則富歲子弟多賴謂其粒米狼戾民多惰怠月令不可以嬴即是不可以嬾而子弟多賴即是子弟多嬾也賴與暴俱是陷溺其心若謂豐年多善凶年多惡未聞溫飽之家皆由禮者矣阮氏說是也○注非天至惡者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才者人與百物各如其性以爲形質而知能遂區

以別焉孟子所謂天之降才是也氣化生人生物據其限於所分而言謂之命據其爲人物之本始而言謂之性據其體質而言謂之才由成性各殊故才質亦殊才質者性之所呈也舍才質安覩所謂性哉以物譬之器才則其器之質也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各殊則才質因之而殊猶金錫之在冶冶金以爲器則其器金也冶錫以爲器則其器錫也品物之不同如是矣從而察之金錫之精良與否其器之爲質如乎所冶之金錫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如是矣爲金爲錫及其金錫之精良與否性之喻也其分於五金之中而器之所以爲器即於是乎限命之喻也就器而別之孰金孰錫孰精良與孰否才之喻也故才之美惡於性無所增亦無所損夫金錫之爲器一成而不變者也人又進乎是自聖人而下其等差凡幾或疑人之才非盡精良矣而不然也猶金之五品而黃金爲貴雖其不美也莫與之比貴也況乎人皆可以爲賢爲聖也後儒以不善歸氣稟孟子所謂性所謂才皆言乎氣稟而已矣其稟受之全則性也其體質之全則才也稟受之全無可據以爲言如桃杏之性全於核中之白形色臭味無一弗具而無可見及萌

芽甲坼根榦枝葉桃與杏各殊由是爲華爲實形色臭味無不區以別者雖性則然皆據才見之耳成是性斯爲是才別而言之曰命曰性曰才合而言之是謂天性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乎物然而於人之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形也猶言之而形不逮是不踐此言也踐形之與盡性盡其才其義一也趙氏以與之異釋爾殊蓋以爾字爲助詞與之異但釋殊字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爾猶如此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言非天之降才如此其異也凡後人言不爾乃爾果爾聊復爾耳者並與此同義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注 麰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麰言人性之同如此麰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

也【疏】播種而擾之○正義曰說文木部云櫌摩田器也從木憂聲論語曰櫌而不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五經文字曰經典及釋文皆作耰鄭曰耰覆種也與許合許以物言鄭以人用物言齊語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韋曰耰摩平也齊民要術曰耕荒畢以鐵齒鎘鏃再徧杷之漫擲黍穄勞亦再徧即鄭所謂覆種也許云摩田當兼此二者賈又曰春耕尋手勞秋耕待白背勞古曰耰今曰勞勞郎到切集韻作耮謹按耮今俗所謂抄也土初耕尚粗成塊以鐵齒耙之則細屢耙則愈細所謂抄也先耙其土令細是摩平也既布種又耙之是覆種也摩平覆種二事而皆用此耰覆種亦是摩田而摩田不皆覆種也此播種而耰當是覆種論語耰而不輟方在耦耕之後益始摩平其粗塊不必即覆種矣音義引丁云音憂壅苗根也時方播種尚未生苗種已生苗詎容摩平丁說非是○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日至之時謂仲夏日至管子輕重乙曰九月種麥日至而耰輕重已曰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趙氏佑溫故錄云孟子兩言日至千歲之日至冬日至也至於日至之時

夏日至也割麥無過夏至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乃大概言之然有先四月熟者有後四月熟者要及夏至則無不熟故言皆熟乃舉最遲者以盡其餘而下別言不同此時有不熟則無可復待有盡去爲晚禾地矣○注麰麥至來麰○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云來小麥也麰大麥也王禎農書載雜陰陽書曰大麥生於杏二百日秀秀後五十日成小麥生於桃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生於杏生於桃並指秀時也農桑輯要載崔寔曰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二書言大小麥皆宿麥也漢書武帝紀注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成故云宿麥呂氏春秋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高誘注大麥旋麥也按旋之言疾也與宿麥對言是謂大麥爲春麥玉篇麰春麥也蓋同之矣余居北方見種春麥者多矣然皆小麥也崔寔曰正月可種春麥盡二月止亦不分大小麥廣志旋麥三月種八月熟出西方似亦言小麥而非高氏注之旋麥玉篇䵃大麥也今考崔寔言種大小麥並以白露節爲始惟䵃麥早晚無常是大小麥之外復有麰麥說者以䵃爲大麥類然則䵃爲大麥之別種非謂大麥

盡名類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草大麥麰也周頌思文云貽我來牟傳云牟麥也箋云武王渡孟津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貽我來牟又臣工於皇來牟箋云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是不以來爲麥也漢書劉向傳引詩作飴我釐麰而釋之云釐麰麥也始自天降則來牟俱是麥於文義爲允也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引詩云詒我來麰又云齊人謂麥爲棶棶與來通又云麰來麰麥也則亦以來麰爲麥與劉向同但不言大小耳李善注典引引韓詩薛君章句云麰大麥也麰與麰同來麰對文麰爲大則來爲小矣古者大爲牟淮南子注云牟大也大麥故稱牟也○注磽薄也○正義曰說文石部云磐堅也确磐也磽磐也毛詩王風丘中有麻傳云丘中墝埆之處墝埆卽磽确也一切經音義引孟子注云磽确薄瘠地也又引通俗文云物堅硬謂之磽确益地土肥則和柔堅硬則五穀不生故薄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注聖人亦人也其

相覺者以心知耳蓋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注】龍子古賢者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屨者猶不更作蕢蕢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疏】注蕢草器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注云惟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蕢爲草器蓋即草工所職凡葦竹所編者是也論語憲問篇有荷蕢太平御覽引鄭氏注云蕢草器也說文艸部云蕢艸器也臾古文蕢象形論語曰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又子罕篇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集解引包曰簣土籠也簣與蕢通草器蓋即盛土之籠於臾之象形可知其狀矣晉書音義云蕢本作蒯蕢本與蒯通檀弓杜蕢左傳作屠蒯是也今俗呼竹籃之小者爲蒯子猶古之遺稱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

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注】人口之所耆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爲知味言口之同也【疏】口之至似也○正義曰僖十七年左傳云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注云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孔氏正義云云此人爲雍宜名巫而字易牙也戰國策魏策云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若此易牙知味之事也孟子此章特於口味指出性字可知性即在飲食男女曰其性與人殊可知人性不同於犬馬同一飲食而人能嗜味與鳥獸不知嗜味推之同一男女人能好色鳥獸不知好色惟人心最靈乃知嗜味好色知嗜味好色即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悅心是性善悅口亦是性善

惟耳亦然至於

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注】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爲知聲之微妙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注】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疏】注子都至狂且○正義曰引詩在鄭風山有扶蘇毛傳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孔氏正義云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然則孔氏不以子都爲人名乃孟子深於詩其稱子都正本於詩而與易牙師曠並舉則子都實有其人矣趙氏引詩以證是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子都古之美人也亦未詳爲男爲女杜氏注左有之於隱十一年傳云子都鄭大夫公孫閼故鄭風當昭公時遂以爲國中美男之通稱曰不見子都荀子非相篇云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姣與美連文是姣即美又成相篇云君子由之

佼以好佼亦姣也衛風碩人箋云長麗佼好齊風還篇子之昌兮毛傳云昌佼好貌釋文皆云佼本作姣是姣即好也呂氏春秋達鬱篇云侍者曰公姣且麗高誘注云姣麗皆好貌也韓詩外傳云以爲姣好邪則太公年七十二齳然而齒墮矣鹽鐵論殊路篇云毛嬙天下之姣人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注言人之心性皆同也疏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正義曰毛氏奇齡賸言補云至於心獨無所同然承上同者同聽言謂同如是耳與前惟耳亦然諸然字相應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注心所同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

口誰不同也草食曰芻穀食曰豢心之至我口心

【疏】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當孟子時天下不知理義之為性害道之言紛出以亂先王之法是以孟子起而明之人物之生類至殊也類也者性之大別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詰告子生之謂性則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蓋孟子道性善非言性於同也人之性相近胥善也明理義之為性所以正不知理義之為性者也是故理義性也由孟子而後求其說而不得則舉性之名而曰理也是又不可耳之於聲也天下之聲耳若其符節也目之於色也天下之色目若其符節也鼻之於臭也天下之臭鼻若其符節也口之於味也天下之味口若其符節也耳目鼻口之官接於物而心通其則心之於理義也天下之理義心若其符節也是皆不可謂之外也性也耳能辨天下之聲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動天下之理義人之才質得於天若是其全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惟據其才質而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人之於聖
人也其才非如物之與人異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
正是故無節於內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
知能踐乎中正其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
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語於此孟子
道性善察乎人之才質所自然有節於內之謂善也
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不辨人之大遠乎物概之以
自然也告子所謂無善無不善也者靜而自然其神
沖虛以是為至道及其動而之善之不善咸目為失
於至道故其言曰生之謂性及孟子詰之非豁然於
孟子之言而後語塞也亦窮於人與物之靈蠢殊絕
犬牛類又相絕遂不得漫以為同耳主才質而遺理
義荀子告子是也荀子以血氣心知之性必教之理
義逆而變之故謂性惡而進其勸學修身之說告子
以上焉者無欲而靜全其無善無不善是為至矣下
焉者理義以梏之使不為不善荀子二理義於性之
事能儒者之末聞道也告子貴性而外理義異說之
害道者也凡遠乎易論語孟子之書者性之說大致
有三以耳目百體之欲為說謂理義從而治之者也
以心之有覺為說謂其神獨先沖虛自然理欲皆後

也以理爲說謂有欲有覺人之私也三者之於性也非其所去貴其所取彼自貴其神以爲先形而立者是不見於精氣爲物秀發乎神也以有形體則有欲而外形體一死生去情欲以安其神冥是非絕思慮以苟語自然不知歸於必然是爲自然之極致動靜胥得神自安也自孟子時以欲爲說以覺爲說紛如矣孟子正其遺理義而已矣心得其常耳目百體得其順純懿中正如是謂之理義故理義非他心之所同然也何以同然心之明之所止於事情區以別焉無幾微爽失則理義以名專以性屬之理而謂壞於形氣是不見於理之所由名也問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是理又以心言何也曰心之所同然始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凡一人以爲然天下萬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謂同然舉理以見心能區分舉義以見心能裁斷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則名曰理如斯而宜名曰義是故明理者明其區分也精義者精其裁斷也不明往往界於疑似而生或不精往往雜於偏私而害道求理義而智不足者也故不可謂之理義自非聖人鮮能無蔽有

蔽之深有蔽之淺者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見
執之爲理義吾懼求理義者以意見當之孰知民受
其禍之無所終極也哉六經孔孟之言以及傳記羣
籍理字不多見今雖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
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
然則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
見當之也於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
力弱氣慴口不能道辭者理屈嗚乎其孰謂以此制
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即其人廉潔自持心無私慝
而至於處斷一事責詰一人憑在己之意見是其所
是而非其所非方自信嚴氣正性嫉惡如讎而不知
事情之難得是非之易失於偏往往人受其禍己且
終身不寤或事後乃明悔已無及天下智者少而愚
者多以其心知明於衆人則其推之爲智其去聖人
甚遠也以衆人與其所共推爲智者較其得理則衆
人之蔽必多以衆所共推爲智者與聖人較其得理
則聖人然後無蔽凡事至而心應之其斷於心輒曰
理如是古聖賢未嘗以爲理也不推之古聖賢心未嘗以
爲理昔之人異於今人之一啟口而日理其亦不以
爲理也昔人知在己之意見不可以理名而今人輕

言之夫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未有不
以意見當之理者也今使人任其意見則謬使人自求
其情則得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治國平天
下不過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
以位之卑尊言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
以從前以長於我與我長言也所惡於右毋以交於
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以等於我言也曰所欲曰
所惡不過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盡於此惟以情絜
情故其於事也非心出一意見以處之苟舍情求理
其所謂理無非意見也未有任其意見而不禍斯民
者問以意見爲理自宋以來莫敢致斥者謂理在人
心故也今日理在事情於心之所同然洵無可疑矣
孟子舉以見人性之善其說可得聞與曰孟子言口
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
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明理義之悅
心猶味之悅口聲之悅耳色之悅目之爲性味也聲
也色也在物接於我之血氣理義在事而接於我之
心知血氣心知有自具之能口能辨味耳能辨聲目
能辨色心能辨理義味與聲色在物不在我接於我

之血氣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尤美者也理義在事情之條分縷析接於我之心知其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至是者也子產言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曾子言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蓋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臭口之知味魄之為也所謂靈也陰主受者也心之精爽有思輒通魂之為也所謂神也陽主施者也主施者斷主受者聽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則思是思者心之能也精爽有蔽隔而不能通之時及其無蔽隔無弗通乃以神明稱之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鉅細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謬也所不照斯疑謬承之不謬之謂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遠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遠近也光之及又有明闇故於物有察有不察察者盡其實不察斯疑謬承之疑謬之謂失理失理者限於質之昧所謂愚也惟學可以增益其不足而進於智益之不已至乎其極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則聖人矣此中庸雖愚必明孟子擴而充之之謂聖人神明之盛也其於事靡不得理斯仁義禮智全矣故理義非他所照所察者之不謬也何以不謬心之

神明也人之異於禽獸者雖同有精爽而人能進於神明也理義豈別若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進於神明豈求諸氣稟之外哉問後儒以人之有嗜欲出於氣稟而理者別於氣稟者也今謂心之精爽學以擴充之進於神明則於事靡不得理是求理於氣稟之外者非矣孟子專舉理義以明性善何也曰古人言性但以氣稟言未嘗明言理義為性蓋不待言而可知也至孟子時異說紛起以理義為聖人治天下具設此一法以強之從害道之言皆由外理義而生人徒知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之為性而不知心之於理義亦猶耳目鼻口之於聲色臭味也故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蓋就其所知以證明其所不知舉聲色臭味之欲歸之耳目口鼻舉理義之好歸之心皆內也非外也比而合之以解天下之惑俾曉然無疑於理義之為性害道之言庶幾可以息矣孟子明人心之通於理義與耳目鼻口之通於聲色臭味咸根於性非由後起後儒見孟子言性則曰理義則曰仁義禮智不得其說遂於氣稟之外增一理義之性歸之孟子矣問聲色臭味之欲亦宜根於心今專以理義之好為根於

心於好是懿德固然矣抑聲色臭味之欲徙之根於耳目鼻口與心君乎百體者也百體之能皆心能之能也豈耳悅聲目悅色鼻悅臭口悅味非心悅之乎曰否心能使耳目鼻口不能代耳目鼻口之能彼其能者各自具也故不能相為人物受形於天地故恆與之相通盈天地之間有聲也有色也有臭也有味也舉聲色臭味則盈天地之間者無或遺矣外內相通其開竅也是為耳目鼻口五行有生克生則相得克則相逆血氣之得其養失其養繫焉資於外足以養其內此皆陰陽五行之所為外之盈天地之間內之備於吾身外內相得無間而養道備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自古及今以為道之經也血氣各資以養而開竅於耳目鼻口以通之既於是通故各成其能而分職司之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之所為不一舉凡身之嗜欲根於血氣明矣非根於心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非喻言也凡人行一事有當於理義其心氣必暢然自得悖於理義心氣必沮喪自失以此見心之於理義一同乎血氣之於嗜欲皆性使然耳耳目鼻口之

官臣道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否
理義非他可否之而當是謂理義然又非心出一意
以可否之也若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何異强制之乎
是故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別有理義也有物必有
則以其則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別有理
以予之而具於心也心之神明於事物咸足以知其
不易之則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其照
不謬也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者性也如血
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即爲我之血氣非復所飲食
之物矣心知之資於問學其自得之也亦然以血氣
言昔者弱而今者強是血氣之得其養也以心知言
昔者狹小而今也廣大昔者闇昧而今也明察是心
知之得其養也故曰雖愚必明人之血氣心知其天
定者往往不齊得養不得養遂至於大異苟知問學
猶飲食則貴其化不貴其不化記問之學入而不化
者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我
之心心知極而至乎聖人之神明矣神明者猶然心也
非心自心而所得者藏於中之謂也心自心而所得
者藏於中以之言學尚爲物而不化之學況以之言
性乎問宋以來之言理也其說爲不出於理則出於

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故辨乎理欲之界以為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今以情之不爽失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然則無欲亦非與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明乎欲不可無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乎無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顧者不仁也不仁實始於欲遂其生之心使其無此欲必無不仁矣然使其無此欲則於天下之人生道窮促亦將漠然視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無是情也然則謂不出於正則出於邪不出於邪則出於正可也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不可也欲其物理其則也不出於邪而出於正猶往往有意見之偏未能得理而宋以來之言理欲也徒以為正邪之辨而已矣不出於邪而出於正則謂以理應事矣理與事分為二而與意見合為一是以害事夫事至而應者心也心有所蔽則於事情未之能得又安能得理乎自老氏貴於抱一貴於無欲莊周書則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此老莊之說非中庸雖愚必明

之道也有生而愚者雖無欲亦愚也凡出於欲無非
以生以養之事欲之失爲私不爲蔽自以爲得理而
所執之實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
與蔽二端而已私生於欲之失蔽生於知之失欲生
於血氣知生於心因私而咎欲因欲而咎血氣因蔽
而咎知因知而咎心老氏所以言常使民無知無欲
彼自外其形骸貴其眞宰後之釋氏其論說似異而
實同宋儒出入於老釋故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詩
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
遂民之欲而王道備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
無欲之說猶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爲同於聖人
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視古聖賢體
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於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
爲怪而及其責之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於義
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
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
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
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
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嗚呼雜乎
老釋之言以爲言其禍甚於申韓如是也六經孔孟

之書豈嘗以理為如有物焉外乎人性之發為情欲者而強制之也哉孟子告齊梁之君曰與民同樂曰省刑罰薄稅斂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仁政如是王道如是而已矣問樂記言滅天理而窮人欲其言有似於以理欲為邪正之別何也曰性譬則水也欲譬則水之流也節而不過則為依乎天理為相生養之道譬則水由地中行也窮人欲而至於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譬則洪水橫流汎濫於中國也聖人教之反躬以己之加於人設人如是加於己而思躬受之之情譬則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惡汎濫而塞其流也惡汎濫而塞其流其立說之工者且直絕其原是遏欲無欲之喻也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此後儒視為人欲之私者而孟子曰性也繼之曰有命焉命者限制之名如命之東則不得而西言性之欲之不可無節也節而不過則依乎天理非以天理為正人欲為邪也天理者節其欲而不窮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窮非不可有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可謂之非天理乎試以人之形體與

人之德性比而論之形體始乎幼小終於長大德性始乎蒙昧終乎聖智其形體之長大也資於飲食之養乃長日加益非復其初德性資於學問進而聖智非復其初明矣人物以類區分而人所稟受其氣清明異於禽獸之不可開通然人與人較其材質等差凡幾古聖賢知人之材質有等差是以重問學貴擴充老莊釋氏謂有生皆同故主於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問學以擴充之在老莊釋氏既守己自足矣因毀訾仁義以伸其說荀子謂常人之性學然後知禮義其說亦足以伸陸子靜王文成諸人同於老莊釋氏而改其毀訾仁義者以爲自然全乎仁義巧於伸其說者也程子朱子尊理而以爲天與我猶荀子尊禮義以爲聖人與我也謂理爲形氣所汙壞是聖人而下形氣皆大不美即荀子性惡之說也而其所謂理別爲湊泊附著之一物猶老莊釋氏所謂眞宰眞空之湊泊附著於形體也理既完全自足難於言學以明理故不得不分理氣爲二本而咎形氣蓋其說雜糅傳合而成令學者眩惑其中雖六經孔孟之言具在咸習非勝是不復求通嗚乎吾何敢默而息乎

○注理者得道之理○正義曰易說卦傳云和順於

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道德性命指出理字此孟子所本也道者行也凡路之可通行者爲道則凡事之可通行者爲道得乎道爲德失道而言也道有理也理有義也理者分也義者宜也其不可通行者非道矣可行矣乃道之達於四方者各有分焉卽各有宜焉趨燕者行乎南趨齊者行乎西行焉而弗宜矣弗宜卽爲失道而趨燕者雖行乎北而或達乎趨齊者雖行乎東而或止乎魯行焉而仍弗宜矣弗宜則非義卽非理故道之分有理之得有義理於義者分而得於義理也惟分故有宜有不宜理分於道卽命分於道故窮理盡性以致於命孟子以理義明性卽命孔子以理於義明道也趙氏以得道之理明之得道之理卽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也後儒言理或不得乎孔孟之指故戴氏詳爲闡說是也說者或並理而斥言之則亦芒乎未聞道矣○注草食曰芻穀食曰豢○正義曰禮記月令仲秋案芻豢注云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說文艸部云芻刈草也飼牛羊以草故卽稱牛羊爲芻樂記云夫豢豕爲酒注云以穀食犬豕曰豢是犬豕穀食者也故稱犬豕爲豢大戴記曾子天圓篇云宗廟曰芻豢山

川曰儀徵阮氏元挍勘記云宋本食作牪

章指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麰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孟子言是所以勗而進之

疏人稟性俱有好憎○正義曰好憎即好惡孟子以悅心悅口言性悅即是好趙氏兼言好惡好惡情也仍申明情可為善之義也凌氏廷堪好惡說云人之性受於天目能視則為色耳能聽則為聲口能食則為味而好惡實基於此大學言好惡中庸申之以喜怒哀樂蓋好極則生喜又極則為樂惡極則生怒又極則為哀過則佚於情反則失其性矣性者好惡二端而已大學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然則人性初不外乎好惡也愛亦好也故正心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齊家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皆不離乎人情也大學性字祇此一見即好惡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太叔對趙簡子曰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

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此言性即食味
別聲被色者也又云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
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
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蓋喜怒哀樂皆
由好惡而生好惡正
則協於天地之性矣

孟子正義卷二十二終

孫授易詩校字